

通志彙解





舊爲小人作其即位而知小人之依者是也小人則不然其父母嘗勤勞稼穡其子未嘗涉歷艱苦而乃處安逸之地宜其縱誕無所不至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不聞小人之勞而惟耽樂之從者是也傳以以勤居逸以逸爲逸釋殊不可曉

自時厥後

人雖至愚亦知耽樂能損壽惟沈酗于酒則敗亂荒惑雖刀劍鼎鑊在前亦且不顧矣故周公特以此爲言能不耽酒然後能所其無逸也

微柔懿恭

微柔懿恭與嚴恭寅畏寬裕溫柔聰明齊聖相類皆

是以一字爲義嚴恭寅畏是以四字形容其謹畏之心微柔懿恭是以四字形容其和易之態而傳用呂氏之說專重柔恭而謂非柔懦之柔非足恭之恭乍觀似可喜子細體認若不柔懦不足恭則有儼然而畏之之狀矣小民何由而近前鰥寡安得而相親文王和易之態又微又柔又懿又恭藹然如慈母之于赤子所以懷保小民而惠鮮鰥寡也

君奭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此四句是一意皆周公自謙之辭上文言後嗣子孫

遏佚前人光則墜失天命然今小子旦非能有所正救其君啓迪思惟前人之光以及我冲子是不能保其不過佚前人光也

我聞在昔止多歷年所

歷言前代皆是有君而有臣所以能治效通于天治功形于國而國家長久者此其故也其虞夏姑勿論且以近代言之湯受命時則有伊尹佐之以格天太甲太戊則有保衡伊陟臣扈佐之以格帝有巫咸以又王家在祖乙武丁則有巫賢甘盤以保又有殷此所以殷能配天而多歷年所也曰格于皇天曰格于上帝曰又王家曰保又有殷皆錯綜成文其實一也

四〇四
夫格天即所以格帝而又王家乃所以格天帝安有
優劣淺深之分傳用呂氏之說而強分聖賢優劣不
知伊尹佐太甲以聖輔賢如何與以賢輔賢同一格
帝而已且巫賢甘盤無所指言而謂六臣循惟此道
不知循爲何道也配天不過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言有天下與天作配耳乃以爲死而配天祭祀夫既
死矣如何又多歷年所

天惟純佑命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此言有一代之天眷故有一代
之人才自足以鼓舞天下而成一代之王業蓋聖賢
者所在則人莫不靡然而信從之以其素行足以感

人故也如伯夷太公歸周是天下之父歸之矣其子
焉往宜其四方信之也湯一征而天下歸之信其志
在誅暴救民而不爲亂豈止是信湯只是有伊尹諸
人在朝自足以彰信兆民耳且人之至信未有如信
卜筮龜馬告吉未有復疑其爲凶筮馬告凶未有復
疑其爲吉者人主所爲而人嚮應如此其成功算哉
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此三句疑有關文不可強解

迪知天威

與後面誕將天威相首尾蓋天有亡殷之意而此秉
德之臣真知天威所在知殷必亡之理于是昭明文

王之德奔走先後布宣德教使其德迪見冒聞于上帝而卒受有殷命也夫有德之人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在文王時殷雖未亡而已逆知其將亡矣在武王時則殷可覆滅矣故此四人暨武王認將天威以伐殷

予往暨汝奭其濟

其者期必之辭未敢以為決然也言若游大川獨力豈能濟與汝召公同往庶幾其有濟耳

作汝民極

天子以身建極于上而謂三公為民極者何蓋論道經邦使天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三公之責是亦

所以為民極也偶王者上而天子次即三公相與共治天下蓋三公所以副貳天子如耦耕相似在亶乘茲大命如亶聰明之亶言的實如此夫天之大命無人焉以乘載之則墜地矣故偶王以乘此大命者公之責也夫謂之三公則位不可謂不尊欲其偶王以乘大命續文王之德以承無窮之憂則責任不可謂不重武王命召公如此公乃欲去獨不思念前人之言乎傳云在于相信如車有馭非也

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勉召公圖功攸終未可委之而去也

蔡仲之命

周公位冢宰

傳引吳氏云周公居攝于諒闇之時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理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傳云周公攝政之七年三月而洛誥一篇終始見成王新即政之事如云王來自服于土中肇稱殷禮厥若舜及撫事如予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皆是教成王自出政布治即前此政自公出可知傳所引前後自相抵牾

皇天無親止終以困窮

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言天輔民懷即是克敬惟親懷于有仁之說爲善而歸于治爲惡而歸于亂即

是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之說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即是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之說吾意古文只是出于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

懋乃攸績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是本以蕃王室和兄弟康濟小民是由此出使般樂怠傲而當爲者有所不爲則無以治其國朝聘不時疆場不戒而四鄰交侵則無以睦鄰如此則自救之不給上焉何以能屏蔽王家次焉何以尊位重祿同好惡以燕及兄弟下焉何以輕徭薄賦安恤小民故二者乃其本也

率自中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與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相對言凡事皆有自然之中道汝但循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不須強作聰明妄爲穿鑿取新出奇而亂舊章更子細視聽不可以一偏之言而輕改法度蓋大凡有所作爲若非自出己見則是聽人說誘己見不可穿鑿人言不可輕信舊章法度不可輕易變改諸侯能謹守國家成憲人君安得不嘉美之傳以率自中一句爲重而無作聰明對詳乃視聽于罔以側言改厥度一句偏枯而無所著且云度者吾身之法度不知吾身有何法度之可改

多方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胥有辭相類疑即指夏桀此處必有闕錯不可強通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聖者通明之謂作事無不中禮者是也狂者顛倒妄行昏昧于理者也聖而罔念是不用心思索則顛倒是非而與狂者無異矣非聖而罔念作狂乎狂者固顛倒妄行苟能思念則不復妄爲而與聖者亦無異矣非狂而克念可作聖乎傳云狂而克念則作聖之

功知所向方聖而罔念未至于狂而狂之理在是是識聖狂形狀不透隔皮想像之言耳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民和而神降之福有明德以薦馨香則神歆其祀故善承其民克堪用德者可以爲神之主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善承其民克堪用德者可以當天心天惟式教我用休蓋亦因其材而篤焉天知文武有可爲之資故陰有佐佑而扶持之使其德日盛而業日新天休滋至寔明寔昌然後一旦簡畀殷命而尹爾多方也民承其君而曰君承其民是謂民惟邦本雖賤

而不忽所謂王司敬民者是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止乃惟爾自速辜

與舜之庶頑讒說侯以明之否則威之相類皆是聖人不忍輕于棄人反覆教戒終于不改然後刑之蓋有不得已焉耳

爾罔不克臬

臬當訓法官爾惟胥惟伯多正自是長民執法者豈有不識法度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止有服在大僚

言爾能勤力農畝則天必憐汝而賜汝豐年我周亦須補不足助不給以大介賚汝若廸簡汝在于王庭

爾能勤于所事則有服在大僚當升陟汝矣蓋居而安于農業仕而勤其職業皆可以獲福也傳以大介賚爾連下文說不明

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專

不奉上命即是無君之心故云不享

立政

常伯常任準人

三宅即六卿之別號爾常伯即司徒六卿之中惟司徒為親民之官常任則冢宰司馬宗伯司空皆是任事之官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與兵固事也司空亦名事官故此皆為任事之臣準人則司寇六卿位尊

職重與人主共治天下故在王左右焉三宅繫天下安危治亂綴衣虎賁給事左右者繫王躬之薰陶涵養故曰休茲而不可不以得人為憂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此言文王明于知人而所用無非賢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此言文王逸于得人故不須以身兼理庶事但是有司牧夫用命者賞不用命者罰而已至于庶獄庶慎則文王何敢與知焉夫君道逸臣道

勞文王明于知人得賢者而委任之則可以優游無爲而庶事自治矣何必以身兼之哉蓋其所操者不過黜陟之權而已舜命二十二人以任庶政自己惟三載一考績三考而加以黜陟耳此所以得君道也然使知人無術而所用非人乃欲委任之專而不以身兼其事不可得已傳者以爲任人之專尚不足以盡其言

義德容德

義德能撥亂反正所以能成大功容德能兼總衆善所以能定大謀

克灼知厥若

灼知厥若是明察于未任之先丕乃俾亂勿有間之是專篤于既任之後夫疑人勿任任人勿疑已無知人之明乃恃小人以伺察之果何由展布哉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與上文相我受民勿有間之相終始言委任之專篤但一開口必在于成德之彥如此方專使議論之間微有向背罅隙則讒邪得以乘閒入之矣

其克詰爾戎兵止揚武王之大烈

陟禹迹者何巡守也天子之出必有兵衛六軍以隨之方行天下徧歷四岳也整點軍衛巡行天下足以振壓姦宄坐消禍變所至之處足以見文王之耿光

足以不墜武王之大烈蓋文王德光本自照臨四海而武王一戎衣有天下其烈莫盛焉使子孫不能保有其基業而爲他人分裂之則藩垣之外皆他人地文王德光雖在彼而子孫無由覲見之武王辛苦成功者竟墜地而不振矣傳者不察其爲巡守而云周公無故殺成王黜兵不知周官所謂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即所以實此語也以此證之則舜陟方乃死爲巡守而死無疑而傳以陟爲升遐乃死者非矣

周官

撫萬邦

成王始親政故巡守而歸整肅在朝之官此繼立政之後其巡守奉行周公誥戎兵方行天下之訓其董正治官也奉行周公立政三宅之語隱然相應

唐虞稽古

蓋自黃帝得六相設左右大監監萬國雲龍鳥火之號其來尚矣到堯舜時監前代公革而總集大成故其法度體統森嚴周密內有百揆四岳百揆即九官也明王立政是總唐虞夏商之君言之言唐虞能使庶政和而萬國安夏商亦克用乂者蓋不恃其建官恃得人耳賢者能立政官不足恃也傳云不惟其官之多經無此意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

訓迪厥官

蓋前代制治保邦者無他建官擇人以立政而已故予小子亦仰惟前代時若而訓迪厥官蓋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爲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止官不必備惟其人

三公爲天子之師不親政事所職者坐而論道耳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調陰陽之道也夫邦國若此其大也要使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于天地之間而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此亦必有其道是道

也惟三公爲能明達其所以然則使之論說于天子之前至于以其道見之施爲則天子宰相之責也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其人之難得也以知道者之不可多得也六卿分任庶政一官不備則一政闕三公同論此道則得一知道者足矣否則雖多亦奚以爲

三公變理陰陽

變理陰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故堯舜在上而天災滅熄庶徵太和有夏懋德而罔有天災考其所爲不過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分任庶政使人人各遂其性而已初未嘗特設變理陰陽之官亦未聞別有變理陰陽之政太戊修德

以弭桑穀之妖亦不過早朝晏罷弔死問生勤于政治而已然以道經邦乃所以變理陰陽也故天災少見于治平之世而迭見于衰亂之時者以其所爲有以召之也彼匹夫銜冤猶足致三年之旱況政乖民困而千萬人詎歎恨豈不足以傷兩間之和今論者不察此徒曰吾能治一身之中和則心正氣順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世寧有是理哉甚者災變之來則歸過于三公而策免之謂其變理無狀夫論變理之道者三公也而行變理之政殆君相之責非盡三公所得爲也使三公而無所建明則策免之誠不爲過若其言之而不聽聽之而不行君相所爲自有以

召天變不知自反徒歸咎于三公豈不過哉且後世三公居散地經邦之事全不干與而徒責其變理陰陽其訛謬益甚矣

丙吉逢羣鬪死傷不問而問牛喘以爲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不知當春而熱陰陽失序吉憂之當如何而調之邪夫治爭鬪固非宰相之職然使有司失職而死傷冤抑無所告訴其于陰陽之和亦大可慮邪故爲吉者問爭鬪則不可至于戒飭有司審理冤濫不可不加之意也

三孤貳公弘化

二孤爲三公之佐故曰貳公言其爲三公副貳也弘

化與經邦爲對化者教化即所用以經邦者也寅亮天地與變理陰陽爲對亮者相也與惟亮天之亮同謂補助其所不及也弼予一人弼者匡輔其不逮也此皆就行事上說與三公之職微有不同蓋三公長官三孤佐貳均此職也長官尊主張其事于上佐官卑身任其事于下是故三公經邦是運天下于掌上者三孤弘化則是因其已成之化而推廣之耳三公變理陰陽是範圍天地之化者三孤寅亮天地只是輔相其不及而已三公論道是教訓天子者三孤弼一人只是彌縫其闕失而已此所以爲公孤之別傳謂呂氏說謂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爲道天地之

用運而無迹者爲化牽強附會但圖對偶親以耳而不察實事不知天地之化運于無迹將使三公何如張而大之

三公上言立而下言官不必備惟其人而三孤六卿不言者蓋立凡例子前而後皆蒙其語耳傳者不察謂三公非始于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三孤六卿獨非立爲周家之制者乎何以不言立也夫立與建同建官惟賢豈亦必自武王設官而謂之建邪蓋立官建官設官皆恒言耳且三公必其人而不必備員三孤六卿獨可備員而非其人乎以此知特發例于此耳非專爲三公言也

六卿倡九牧

六卿總治于內九牧親民于外六卿之職雖不同而其爲民則一也冢宰均四海固所以治民司徒掌教以復民性宗伯掌禮以定民志司馬掌兵以衛民患司寇掌刑以詰民姦司空掌土以定民居以此倡九牧而九牧皆一一奉行于外則民自殷阜而化成矣君子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成之者治之養之教之無欠闕之謂也

學古入官

學古入官明于古道議事以制則參以時宜如此則博古通今而政無錯繆者矣其爾其常作之師欲其守常也無以利口亂厥官戒其好異也猶云固以側言政厥度罔以辯言亂舊政皆爲輕信他人之言耳傳云不可喋喋利口而紛亂之似以爲自己利口非也

功崇惟志

建功業者在于志與勤而志勤必貴于果斷保祿位在于恭與儉而恭儉必貴于實德前是告之以建功業之道後是語之以保祿位之方所謂後艱者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耳蓋天下之事乘其幾而爲之則易爲力後其時而爲之則難爲功

推賢讓能

三十三
一人推讓則衆人咸起而推遜所謂濟濟相讓而庶
官和矣不然則人各有心其爲乖戾甚矣政事安得
歸于一而不雜哉

萬邦惟無斁

此一語不可解古文書屢言無斁如云朕承王之休
無斁俾我有周無斁皆訓厭斁朕無斁于王周無斁
于微子皆可通訓至于戒飭百官而云以佑乃辟永
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不成萬邦厭斁百官且惟之一
字更不可通此古文闕漏處

君陳

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傳引草上之風必偃非也蓋凡人未見聖則起慕之
想惟恐不得見及其既見則怠惰因循亦不克由聖
此凡人常情然在凡人則可在爾有所不可何也爾
居民上而爲風民居爾下而爲草爾且如此民何則
爲欲其所爲以凡人爲戒而自強于治必以周公爲
法可也

出入自爾師虞

或廢或興莫不謀諸衆人而後蔽之于已所謂繹者
再三反復思之不可造次剖決恐其有不周備此即
所謂莫或不艱者也

從容以和

從容以和只是凡事無急迫當從容寬緩以和之蓋近民之法當如此耳否則急促躁暴強速化而民且無所措手足矣傳謂和不可一于和當從容以和之語不可通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

殷民在辟在宥而惟厥中者言必審其當爾使其中辟則辟之中宥則宥之不中則否雖君言有所不可從也下文辟以止辟乃辟此是中辟者辟之也三細不宥此是不中宥者宜勿宥也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于頑是有忍也無求備于一夫是有容也言

各有主蓋事有當忍者有當容者傳謂忍猶堅制力蓄恢乎其有容斯乃德之大意謂容勝于忍又分淺深似不必如此未化者不可忿疾已化者不可求備且一味容忍將去就其中有能修其職業修其行義者簡拔而登之使彼有所慕焉則頑者有時而自化不修者有時而修矣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孩提之童皆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民生本厚也知誘物化然後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有之蓋因物有遷耳是以違上所命教令有所不行從厥攸好而敬僻邪侈無所不爲厥者其也指民而言自徇己所好

三及十
耳以為從上所好者非也

爾克敬典在德止終有辭于永世

言臣能得所以化之之道而使人人向化易澆漓之俗而升為大道之世則我可膺受多福矣蓋天下治平者君之福也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者擬議于將然之辭言民皆從化則爾臣亦何所不得乎殆亦有無窮之間故曰有辭于永世是臣之休也傳以為臣承其美者語意弗明

顧命

恐不獲誓言嗣

言恐一旦而死不得出誓言以屬托嗣子承繼之事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敬迓天威是敬天嗣守文武大訓是不敢背棄祖宗成憲各有所指傳謂于天言威于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殊不可曉不成文武法度即天威乎

弘濟于艱難

王業以艱難成之亦必以艱難守之弘濟于艱難言守成難必待諸臣與君共濟之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此教以治人之道思夫人自亂于威儀則是教以修己之道

敷重篋席敷重筍席

篋席筍席皆指其物名底席豐席獨不言其物蓋底席以其底而在下猶今以未職爲底僚相似言其最下而著底也豐者言其高而在上未知何物爲之傳謂底席爲蒲席蒲草賤或者因此謂之底席至謂豐席爲筍席則不應又自有筍席此爲可疑要之今人言書多錯互見亦未可知

臨君周邦

臨君周邦不過爲天子以莅其民率循祖宗之大法變和天下以此對揚文武之光訓傳謂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牽連三大字殊覺牽強無味

顧命一篇鋪敘始末宛如圖畫嘗謂今文書如禹貢

洪範顧命費誓條理曲折法度森嚴若有錯簡闕文則全無可理會矣而此皆出于伏生口授先儒謂伏生書不可曉晁錯以意屬讀之此等豈晁錯自能以意想像而言之者乎故知衛宏之說蓋左祖古文而欲抑今文其言決未可信

洪範中間似有錯簡

康王之誥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

止

用敷遺後人休

蓋文武能受天命以有天下耳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成王也其所以戡定者無他惟畢協賞罰而已蓋刑賞乃人君之大權使賞必當功而不僭刑必

當罪而不濫則天下不勞而定矣

昔君文武丕平富止保乂王家

君之德用昭明于天下所謂彰信兆民即康誥所謂顯民者是也人臣保乂王家而用端命于上帝即是輔相其君扶持其國使治效上通于天即君奭所謂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之謂由此然後皇天用順文武之道而畀付以四方其與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皆相出入故知用端命于上帝與用昭明于天下作對說而端命二字亦若活字猶云感格上帝相似傳云文武用受正命于天下而經文無受字其說未安

康王冕服

成王初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危召公畢公故權一時之宜即正君臣之分使天下知所定而無疑繼世以正大統天下之大義不可以更張廢吉凶不可亂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則凶服亦不可爲吉事也變服變禮傳引蘇民之說而葉呂陳氏之說皆有可取要之召公酌禮之變而用之所以懲前之禍也

畢命

惟文武敷大德于天下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此言得天下之由惟周公左右先王止式化厥訓此言化殷之

由既歷三紀止予一人以寧此言殷民已化而天下治安矣道有升降止民固攸勸此言政事當隨時變遷今之世又非復周公初定殷民之時宜有旌別淑慝之政蓋殷民初定周公一味包涵鎮之以靜使久而自定到今則世變風移善者當賞惡者當懲宜有以少變其習俗矣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蓋洛都乃京畿所在而與下都隣民相鄰故畢公一面旌別淑慝以化之一面固封守以防之聖人固恃德以服人然亦未嘗不豫備不虞故易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又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否則疆場不戒

以啓戎心此誰之咎歟洛帝都也帝都一搖則四海相煽而受禍矣故云以康四海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

此與武王告康叔以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之意同傳謂其不苟于小成非也昔者商奄構難四國動搖其後武化厥訓四方無虞邦之安危固不在于殷士乎遇之以剛則急之而生變撫之以柔則又狎玩而肆侮惟不剛不柔而後可也

周公慎始君陳和中

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皆見于已然惟公克成厥終是期望之于將然言此事非畢公不能終也

三石七十二
公王
蓋殷民難服繫天下安危天下安危繫人主憂樂使
殷民從化則天下治安天下治安則災害不生禍亂
不作外而四夷亦得以被其賜而一人固可以享其
休故曰四夷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言畢公當敬若文武之功毋墮周公君陳之政也

君牙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此語以施教之方典即五常父子君臣是也則者父
之慈子之孝之類是也以其常行而不可易則謂之
典以其不可過不可不及則謂之則

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語以立教之本

夏暑雨

暑雨和寒民胥怨咨其生之艱難如此爲司徒者皆
當圖之蓋司徒爲親民之官凡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皆司徒之職蓋民必飽煖然後能服從教化敷教特
舉其重者言之耳觀周禮地官所職掌可見不然則
公劉作室召司空宜也如何并召司徒欒盈過周爲
人所掠王使司徒衛而出之境武王伐商有司徒與
司馬司空自隨蓋謂之司徒政是重掌民徒起徒役
皆屬之司徒

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當作一句讀蓋文謨武烈所以遺後者無不完爾但敬以明司徒之訓以教人能如先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焉則可以追配前人矣蓋光命即謨烈也前王成康用爾祖父爲司徒故能對揚文武光命而不墜其治民之法今汝能不失成康之意則與祖父無異矣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夫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天下治教化不明而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天下亂則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

呂刑

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若止于竄其君不當稱民旣云無世在下不當後來又有征苗之事以此見竄三苗者不但竄其君必并其民而徙之故云分北三苗後來苗民被竄者皆改所事故禹貢云三苗丕敘而禹謨征苗一段此後人杜撰之辭非實事也

絕地天通

在天而神在地而民無相瀆亂則妖誕自息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或不得免禍爲惡者或苟免于刑而鰥寡屈抑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

說詛于神故羣后之逮在下凡長民者明明棐常雖勢力單弱之甚如鰥寡者其情亦得以上達而無復屈抑不伸之患則民又何苦而聽于神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明者彰其善威者懲其惡刑當其罪者謂之德威故人無不畏賞當其善者謂之德明故人無不明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凡禮教與刑相表裏故司徒敷教亦必有刑以弼之伯夷降典以辨上下之分有不從者則以刑折之使其陵僭者不得以自遂則其勢不得不折而入于禮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三后成功民既殷阜然後使士師以不輕不重之刑以制之以教其敬德也蓋民未殷富時所謂救死不贍何暇治禮義其陷于刑戮者非民之罪也今導之而生養遂矣有不率教則不可無刑以糾之矣此是先教養而後刑罰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率乂于民棐彝

君臣以身率之于上朝廷清明四方丕變矣然後明于刑之中者以治民而輔其常性彝即彝倫如糾之以不孝不弟之刑以驅而入于孝弟是即所以棐彝也此是先德教而後刑戮之意又以見德化雖已興

四
行而刑亦不可廢蓋非此無以弼教也

兩言刑之中者何蓋刑而失之重則傷于苛暴而民無所措手足失之輕則流于姑息而惡者無所懲懼酌其中則能使人畏服而不敢犯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諸家皆自典獄之人言之然謂之元命是國命與厥惟廢元命同謂之配享在下是又言人君享國與天相配與克配上帝配天其澤之意同蓋謂所用典獄之人能敬忌之至用刑悉無冤濫則是人君德與天合而自作元命猶云自貽哲命可以長治久安而配享在下矣此即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之意耳

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

有邦有土固常以安百姓為職果能擇人敬刑而審度其所逮及者是即所以為祥刑矣

兩造具備

兩造具備猶云原告被論干証悉完也師聽五辭猶令團坐公同推問也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言刑罰或輕或重以不齊齊之然其間自有倫理自有機要未嘗雜然而無統任意而為之進退也所謂權也而實不離乎經焉

今天相民

今天相民猶云天佑下民相似作配在下言汝官伯族姓有邦有土皆配天在下以相民者也傳云天以刑相治斯民者非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亂者治也言治民之道無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蓋單辭者只是一面辭惟當明清以聽之兩辭則各執一說非單辭之比主于中以聽之未可有所偏主私家者偏有所主之謂也蓋以私意而主于原告則被告雖有理亦不肯聽矣主于被告則原告雖得實亦不肯信矣如此則安得爲中獄貨

非實惟府辜功言驚獄而得貨豈足以爲實不過聚蓄辜罪之顯迹耳他日受報將報以庶尤殆降之百殃也前言朕敬于刑後言永畏惟罰以刑罰對言而以敬畏互言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刑固當敬也罰獨不可畏乎非天不中以下又申言報以庶尤之意言用刑失當者受報如此此豈天有不中而妄加人禍哉惟人在命只人自造命而有以致之耳猶云自貽哲命自作元命之意天之所罰者爲其不極庶民惟其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極即原于皇極之極不極庶民只是刑罰失中不協于極耳傳謂此章文多未詳以意逆志當如此釋之似得其旨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此與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廸相似德即有德惟刑之德中只是刑之中篇中中字不二皆是主刑言謂爲民所受之中恐未然

屬于五極

謂五刑各臻其極于事理無有少不當之謂

文侯之命

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

即就也言就我御事之中觀之無老成賢俊者在事予又無能不過曰惟祖惟父其爾恤朕躬耳伊當訓爾蓋朝無臣已無能自克惟外服諸侯庶幾能矜我

爾其論卑氣弱有乞憐之狀其視康王初即位而求助諸侯羣臣其言豈不壯哉

周會紹乃辟

傳謂合之使不離繼之使不絕者何蓋平王失愛于父流離顛頓依托母家父死于寇國命中絕而文侯能合之繼之也

費誓

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祖往當從孔氏言今往伐此戎夷爲是孔氏謂戎夷帝王羈縻故錯居九州之內竊意古者天下初闢禮義之風未能悉徧凡無禮無義者輒以戎夷目之而

有禮義者輒謂爲華夏非必四海九州之外而後爲戎夷也故五服之制則蠻夷在要荒之地然以周時考之太原有白狄徐州有淮夷徐戎齊有萊夷伊川有陸渾之戎而吳楚大國皆擯以夷狄是又非必皆在要荒之地也臯陶以刑制蠻夷猾夏只是無禮義而侵亂禮教者輒刑之而傳者不察遂妄謂臯陶掌兵不知彼時蠻夷與中國之俗雜處何待于兵革豈如後世遣大將征伐四夷之謂乎

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撫衣于耕野之堂也

梅幼和鶚云

王耕野先生讀書管見卷下

後學成德校訂

宓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疇其傳
尚矣至吾夫子繫易廼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則圖書似皆爲畫卦出而敘疇若無與焉
者此千載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
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九疇之傳錯出乎
五皇極之下蔡氏註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
無惑焉會稽胡君允文深有得於王文吳三先
生之說撫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
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
脉絡貫通而神禹敘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矣

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圓九爲圖方十爲書而畫卦者兼取之以分先後天其亦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圖固畫疇固敘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者其孰能與於斯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二十有六日宣城貢師泰序



定正洪範集說序

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敘七行初一以下爲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爲綱以洛書十數爲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

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撫所長以正之初非
自敢出於臆見以取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
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
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于每節之上
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
然亦不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
至正甲午春會稽胡一中序

河圖洛書作範宗旨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
裏

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義文因
之以作易禹箕敘之以作範

朱子曰河圖洛書皆聖人則之以爲八卦者而
九疇亦并出焉又與蔡季通帖云河洛辯說
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則其間有不足
據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而八卦
九疇五行各出一圖亦自不妨故有虛中爲

易實中爲範之論然未有定不若兩存以俟
後人爲愈又曰九八七六之說乃自河圖中
來自䷗其下曰即老兄所謂洛書者又曰洛
書固可以爲易河圖亦可以爲範安知書之
不爲圖圖之不爲書邪

西山蔡氏曰但劉牧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
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

延平芹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
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正
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

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
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
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
九數爲體敘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
用敘九疇之目其敘九功則以河圖五
行水火金木土逆克之序爲六府其治
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
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
爲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旦渙
然冰釋且與甬東王太古氏所著易說

問答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今因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之釋壹皆萃先儒之論以撫其所長而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胡一中敬述

引用集說諸賢姓氏

漢

孔氏

安國武帝時人子國

註書劉氏

歆武帝時人子駿向之子

著五行志

隋

關氏

朗有易及洞極經或謂宋阮逸僞作

唐

韓子

愈退之昌黎伯

宋

周子

敦頤道州營道人茂叔濂溪先生

程子

顥伯淳明道先生正叔伊川先生

河南人

張子

載子厚橫渠先生

邵子

雍堯夫衛州人康節先生

鄭氏

樵 莆田人
漁仲 夾溪先生

朱子

熹 徽州人
晦 菴先生

林氏

之奇 三山人
少穎 拙齋先生

顧氏

子敦

蔡氏

元定 季通 西山先生
沈 仲默 九峯先生 建陽人

書傳

呂氏

祖謙 金華人
伯恭 東萊先生

陳氏

大猷 東齋先生

東齋集傳

夏氏

元肅 柯山先生

書解 陳氏

鵬飛 新安人

書解

黃氏

幹 三山人
直卿 勉齋先生

王氏

栢 婺州人
魯齋先生

書集疑

今

董氏

鼎 鄱陽人

書輯錄 文氏

及翁 江西人
本心先生

程氏

微菴先生

吳氏

澄 臨川人
幼清 草廬先生

書纂言

徐氏

道泰 延平人
號芹西

河洛太始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

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九疇之經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
曰金五曰土

右疇首章之經

大禹本文下同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

右傳釋五行

箕子本文下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

右疇二章之經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右傳釋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
賓八曰師

右疇三章之經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二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疇四章之經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此節案本
心與先生草
盧吳先生所
述皆在此

案魯齋王先
生定為皇極
數言在此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
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
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此以下凡三節三先生各自定本不同吳先生叶言于斤切訓音平聲行叶枕蒙謂上訓字當作倫字之誤叶念音征保亦當與受叶補苟切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疇五章之經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倫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明叶芒行叶杭皇亦與昌叶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保極無虐瑱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右傳釋建用皇極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右疇六章之經

平康正直強弗友剛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傳釋又用三德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
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右疇七章之經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句占則從二
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
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

右傳釋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石疇八章之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右傳釋念用庶徵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
 五曰惡六曰弱

右疇九章之經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
 庶民而康而寧曰予攸好德汝則
 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無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一節案三
 先生所定皆
 在此各有差
 蒙謂惟時厥
 庶民五字三
 本皆連下文
 今以竹簡考
 定必連上文
 理亦順

吳先生定色
作寧字之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
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
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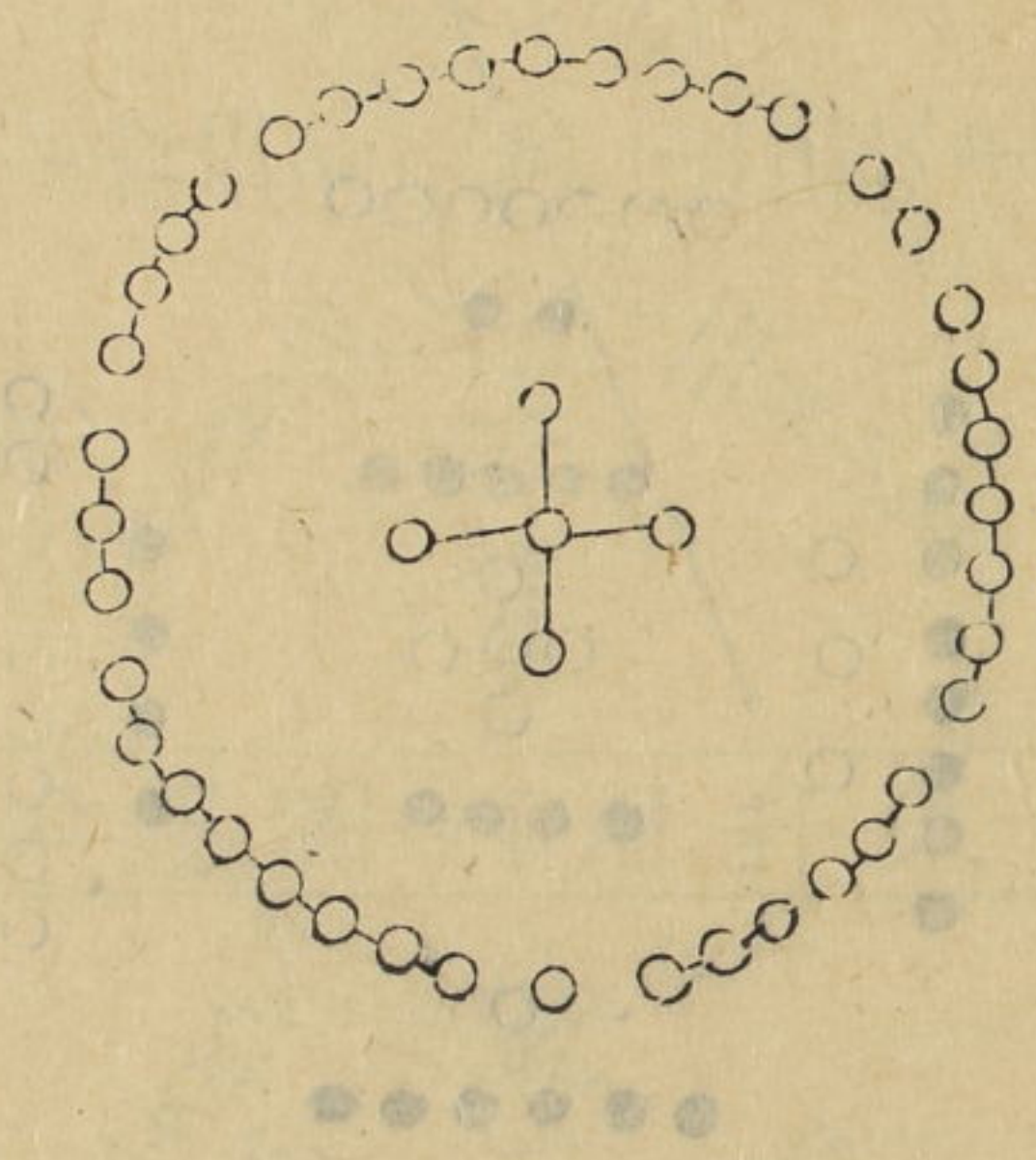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正文一千三十六字蓋古之竹簡束則謂之
策亦曰冊每束謂之篇以韋編之偶因韋絕而
脫當文義斷處或誤入其簡漢儒更以竹簡寫
之先儒承誤解註莫敢改易爰失經傳本百疑

以傳疑各信其師說宗之而已今三先生既有
改正然猶未至當而歸一故目武成每行十三
字定之推脫簡以正其誤入理順而文自正且
武成既可攷定諸篇安有不可攷定之理況書
之洪範與典謨禹貢等篇實聖人治天下之精
微奧義當如中庸大學表章以明之其舊文則
存之本經如禮記云

河圖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為肩六八為足五居心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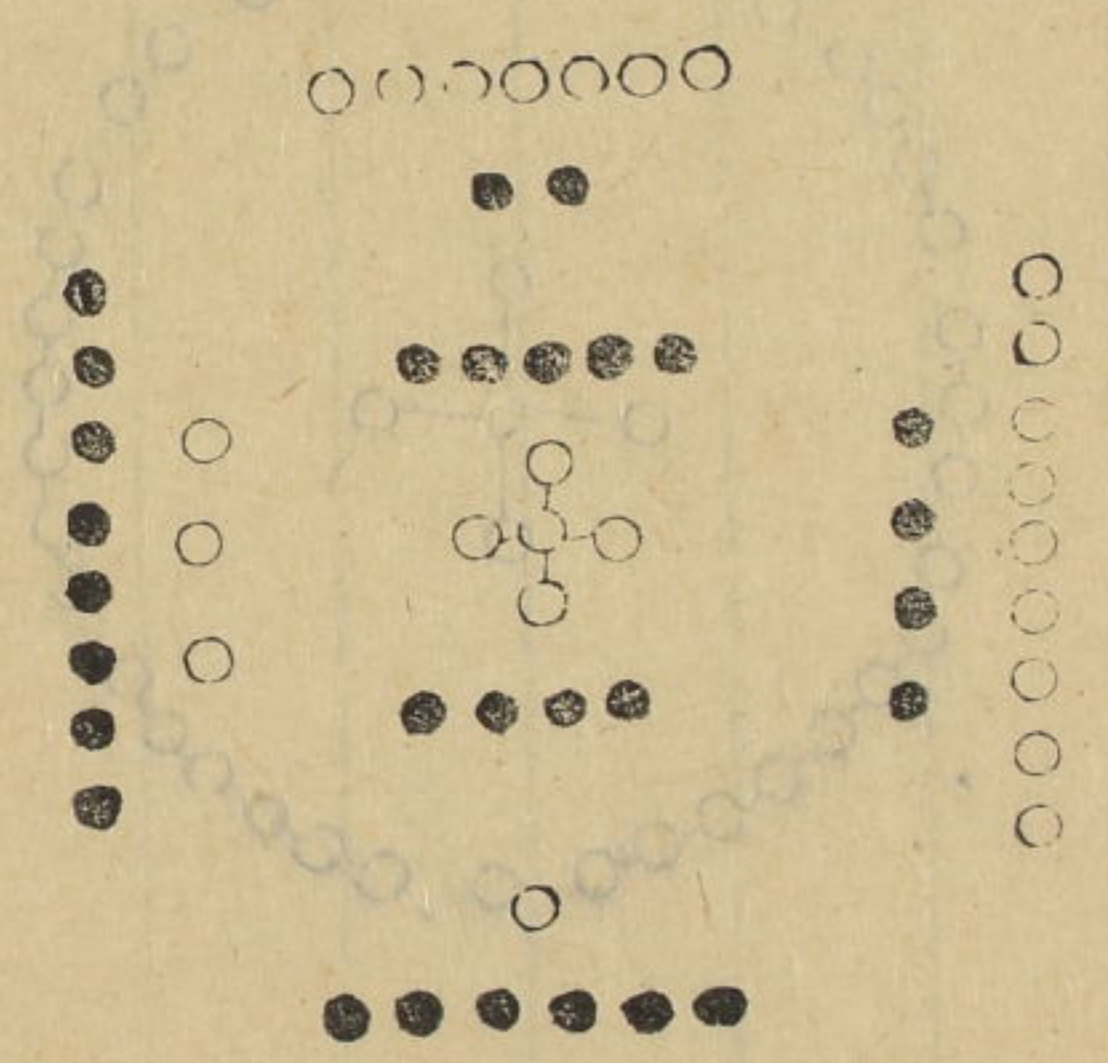
九數 伏羲畫先天卦
大禹為疇之經

奇故圓立看

邵子云
圓者河
圖之數
方者洛
書之文
九故圓
十故方
也蓋河
圖本但

洛書

天一生水 地二生火 天三生木 地四生金 天五生土
 地六成之 天七成之 地八成之 天九成之 地十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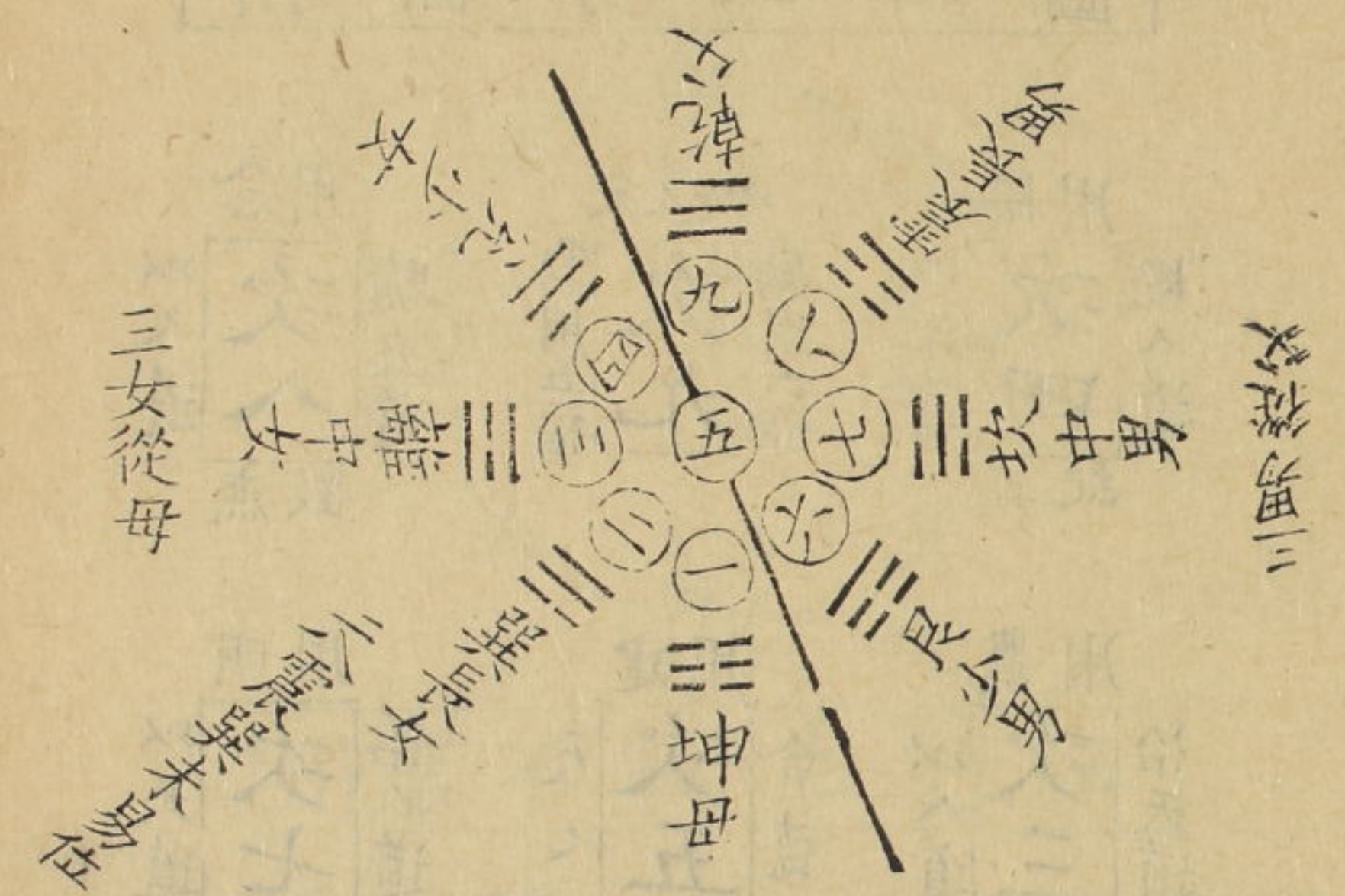


偶故方平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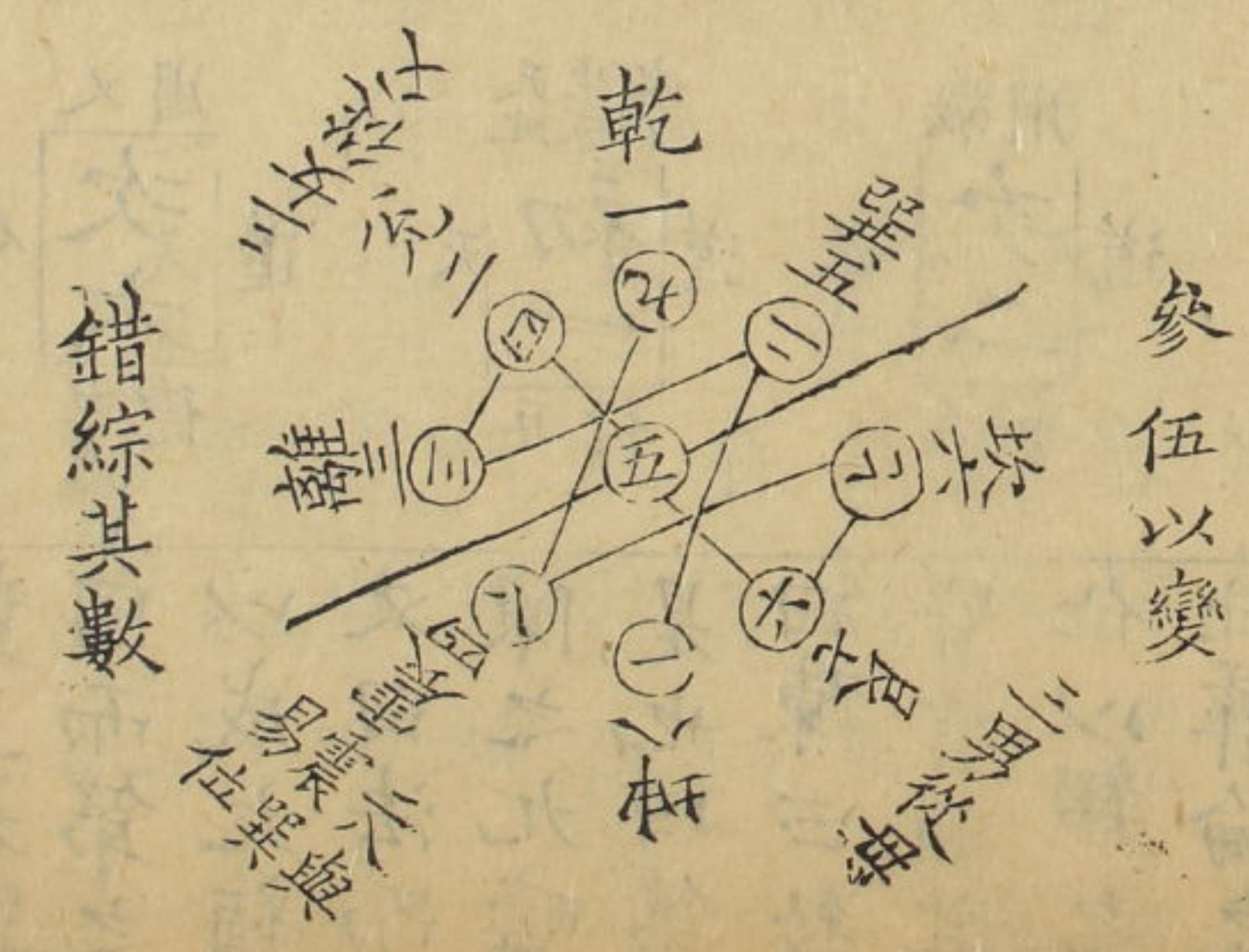
十數
 伏羲畫後天卦
 大禹為疇之目

有圖而有文而無圖文即易繫之天一至地十是也

河圖先天未易卦位數



先天卦用河圖易卦位圖



錯綜其數

參伍以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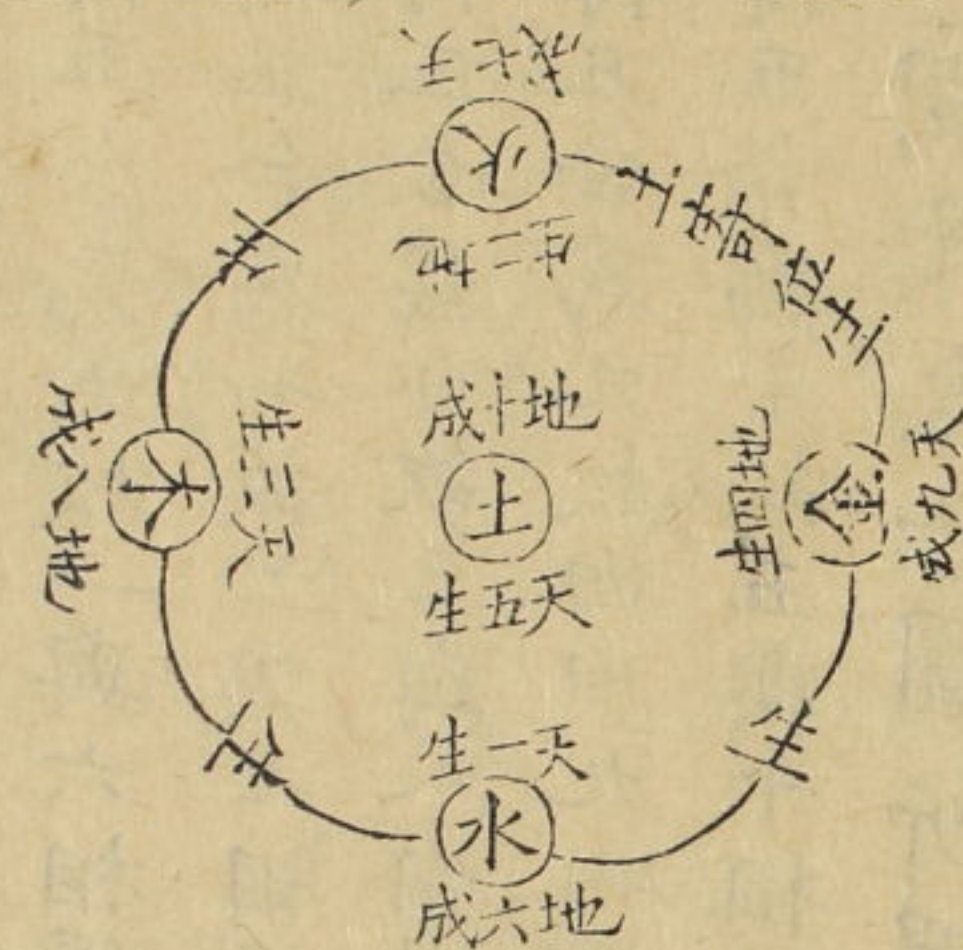
禹用 河圖 未易 位次 敘九 疇圖

以人道 驗天道 用念 次八 微庶	以人道 驗天道 用建 次五 極皇	以人道 驗天道 用農 次三 政八
以人道 驗天道 用次 次六 德三	以人道 驗天道 用初 初一 行五	以人道 驗天道 用次 次二 事五

五事庶微互用二八之交

漢儒曰有數至九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又曰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曰第曰陳曰敘皆言順其位以類之此彝倫之所以敘也

範疇用洛書五行生成圖



五行生數不言用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劉長民陳樂軒鄭夾祭皆謂易大傳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衍鬼神一節專明洛書十數伏羲以此畫後天之卦位圖見後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一得五合為六故一與六相得合而居北

二得五合為七故二與七相得合而居南

三得五合為八故三與八相得合而居東

四得五合為九故四與九相得合而居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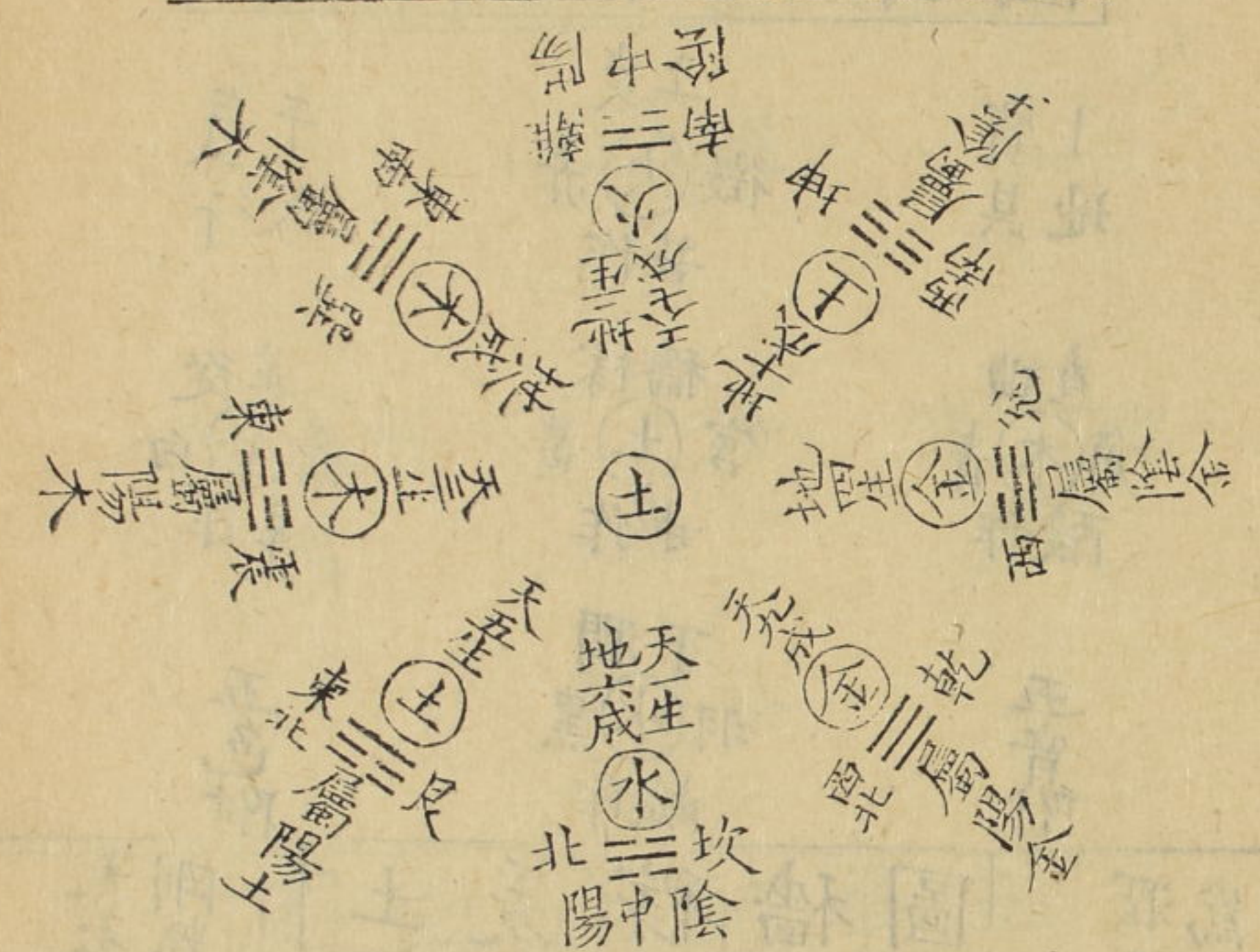
五得五合為十故五與十相得合而居中

周子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是也陰陽相得而合故變屬陽化屬陰變

行神氣至而伸也化行鬼氣反而歸也

洛書五行合後卦圖



三木合居正東震當天三陽木

二火合居南離當地二天七

五土合居中寄理西南坤當地土

一六水合居北坎當天一地六

四九金合居正西兌當地四陰金

五行性味配屬圖

質具 地	炎 上 微火 苦作	氣行 于天
曲 直 角木 酸作	稼 穡 宮土 甘作	從 商金 辛作
五音附	潤 下 羽水 鹹作	五色附

土爰稼穡圖

太柔太剛少柔少剛為四行氣之性
土兼剛柔之性

得水性柔而稼生 順四行之無專	得火性剛而穡成 氣無正	得木性柔而稼生 位無成	得金性剛而穡成 為德
-------------------	----------------	----------------	---------------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
為四行質之德稼穡兼生成之德

五事本五行圖

從 火 言	睿 土 思	聰 金 聽
哲 木 視	聖	明
恭 水 貌	肅	

五事配庶徵圖

二八之交	又時 陽言若 儋恒	天人之驗
謀時 寒聽若 急恒	聖時 風思若 蒙恒	哲時 燠視若 豫恒
治事之休咎	肅時 雨貌若 狂恒	驗庶徵之時恒

圖行五配政八

夏商建 官之制	天九司歲 金義	五行以 順生為 體	金克木	木克土
天七祀 火禮	天五 皇土極	天一司空 水智	三曰祀火	四曰司空水
地二賓 火禮	地十 皇土極	地六師	中皇極	土一土為王
周官六 典之原	天三食 木仁	用 逆克為 八政以	五曰司徒木	六曰司寇金
			七曰賓火	八曰師水
			水克火	火克金

圖政八行五協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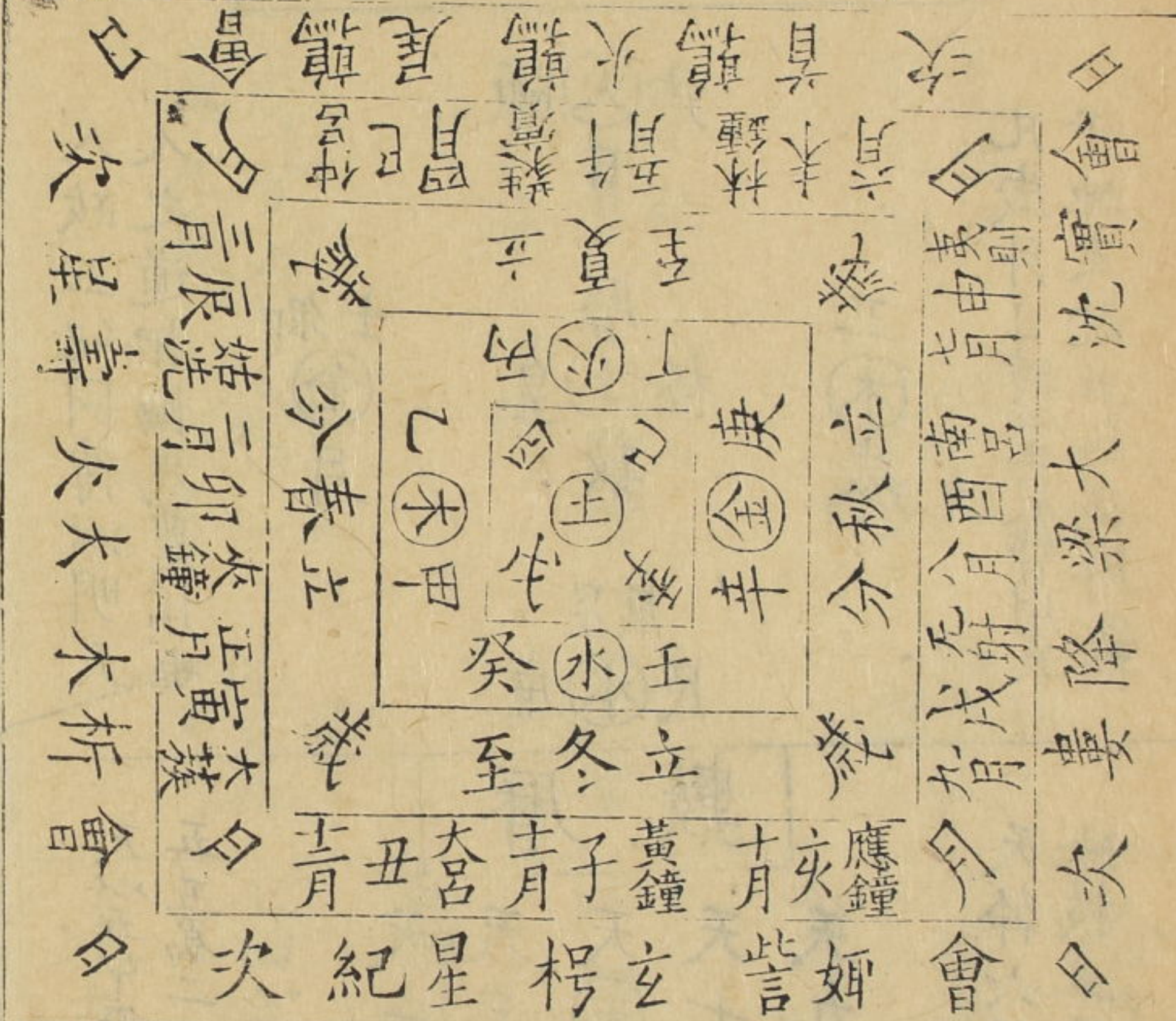
尹火師 日	皇 曆土數	卿 金月	天九	地十
凡歲月日時星辰皆用天 干地支配五行成曆數	星 辰水	庶 民	天七	地八
	曆 數		天三	地四
	曆 數		天一	地二
	曆 數		天五	地六
	曆 數		天九	地十

八政五紀同傳以明天
人之道相協為農用也

天以五中無十合 地以六中無二
五五為二十五 合六為三十

天幹六甲 配合為六十甲子
地枝五子

五紀歲日月協五行之圖



一歲每季計九十一日
 三時六刻木王春火王
 夏金王秋水王冬各七
 十二日三刻土王四季
 各一十八日有奇一歲
 亦計七十二日三刻禮
 運白播五行於四時又
 四五行之動迭相竭也
 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
 為本也如木之行始於
 水而終於火冬終竭而
 春始來則春為夏之本
 春竭而夏來夏又為秋
 之本故曰還相為本以
 是而推之則歲月日時
 何莫非五行為之用

六甲五行納音先甲圖

宮音土生甲子金乙丑	商音金生丙子水丁丑	角音木生戊子火己丑	徵音火生庚子土辛丑	羽音水生壬子木癸丑	角音木生甲辰火乙巳	徵音火生丙辰土丁巳	羽音水生戊辰木己巳	宮音土生庚辰金辛巳	商音金生壬辰水癸巳
-----------	-----------	-----------	-----------	-----------	-----------	-----------	-----------	-----------	-----------

商音金生甲寅水乙卯
 角音木生丙寅火丁卯
 徵音火生戊寅土己卯
 羽音水生庚寅木辛卯
 宮音土生壬寅金癸卯
 已上先甲三日子寅辰
 屬陽夫道也丑卯巳屬
 陰妻道也故從夫納音
 甲東方春始生之木
 而子北方陽氣之始
 故以甲子為首

圖甲後音納行五甲六

商音金生壬戌水癸亥	宮音土生庚戌金辛亥	羽音水生戌戌木己亥	徵音火生丙戌土丁亥	角音木生甲戌火乙亥	羽音水生壬午木癸未	徵音火生庚午土辛未	角音木生戊午火己未	商音金生丙午水丁未	宮音土生甲午金乙未
子納音	屬陽子道也子從父未	酉亥屬陰婦道也婦從	巳上後甲三日午申戌	宮音土生壬申金癸酉	羽音水生庚申木辛酉	徵音火生戊申土己酉	角音木生丙申火丁酉	商音金生甲申水乙酉	商音金生甲申水乙酉

圖行五協辰星紀五

井鬼柳星張翼軫	木金土日月火水
參	大
星	中
星	土
星	填
星	辰
斗牛女虛危室壁	木金土日月火水
也	為曆數者
日時而紀	以成歲月
度之所次	月五星行
無星乃日	星也辰本
五行所謂	既配日月
二十八宿	

星辰行度出入數

歲星

每在四仲行三宿四孟季行二宿孟季四四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二而行二十八宿一歲而一周天

熒惑

常以十月入太微垣受制而出行列宿司无道出入无常

填星

常以甲辰元始建斗歲行一宿几二十八歲一周天

太白

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一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又一入三十五日復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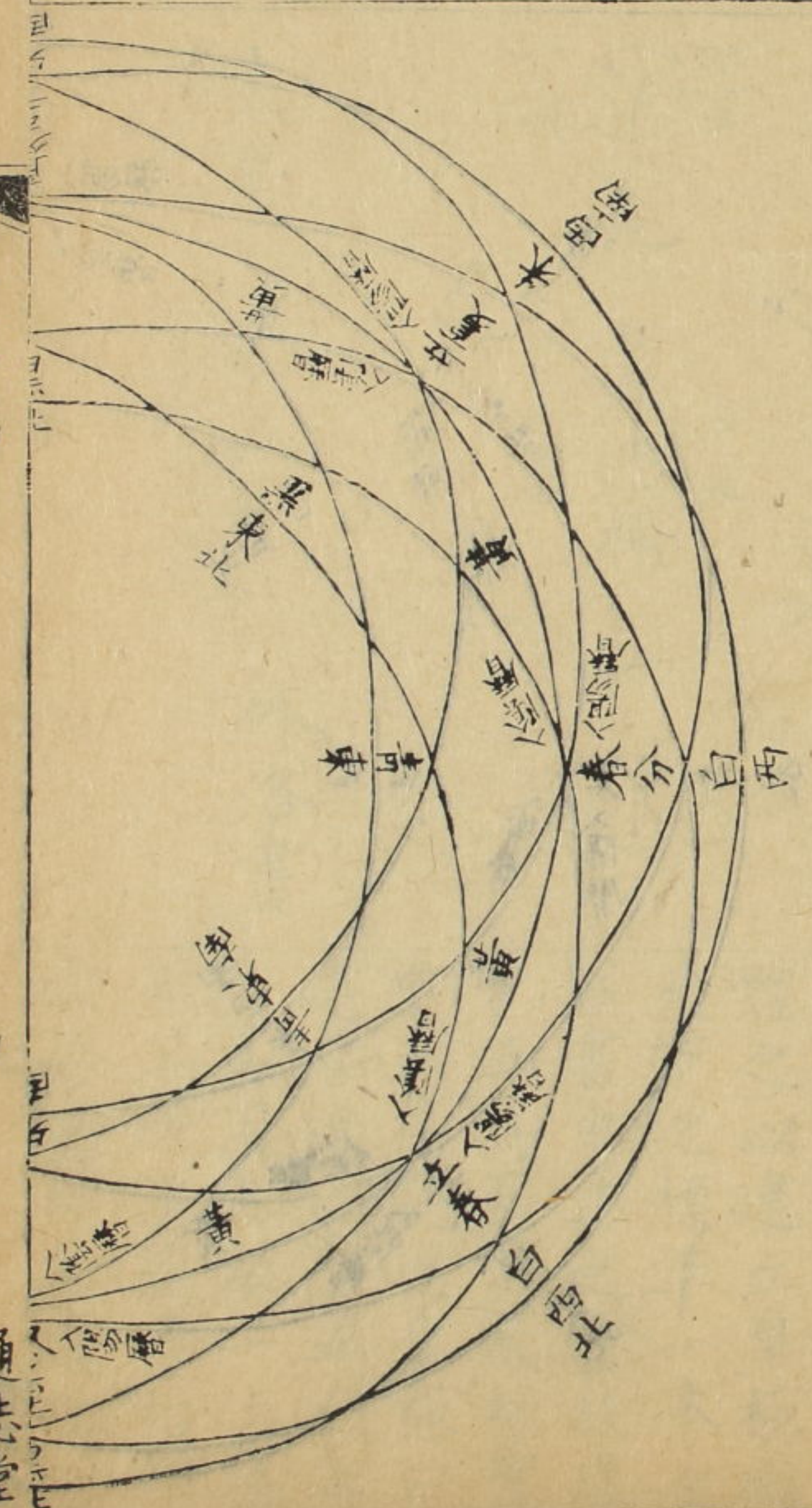
辰星

春見奎婁夏見井秋見角亢冬見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晨見東夕見西

日月冬夏

日有中道月有五行今以陽曆陰曆之說推之凡月行所交以黃道內為陰曆外為陽曆冬入陰曆夏入陽曆月行青道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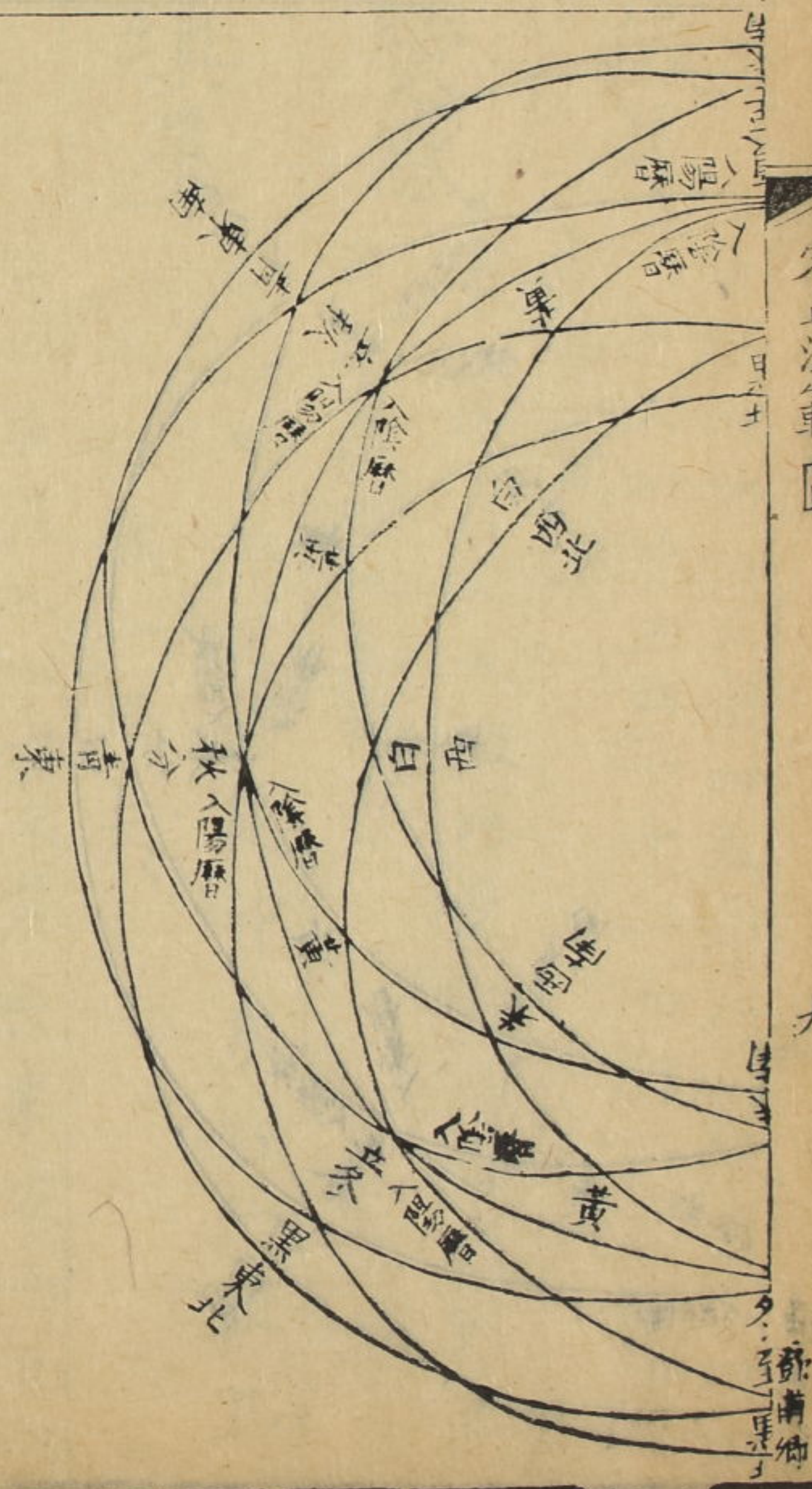
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至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曆夏入陰曆月行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



定正共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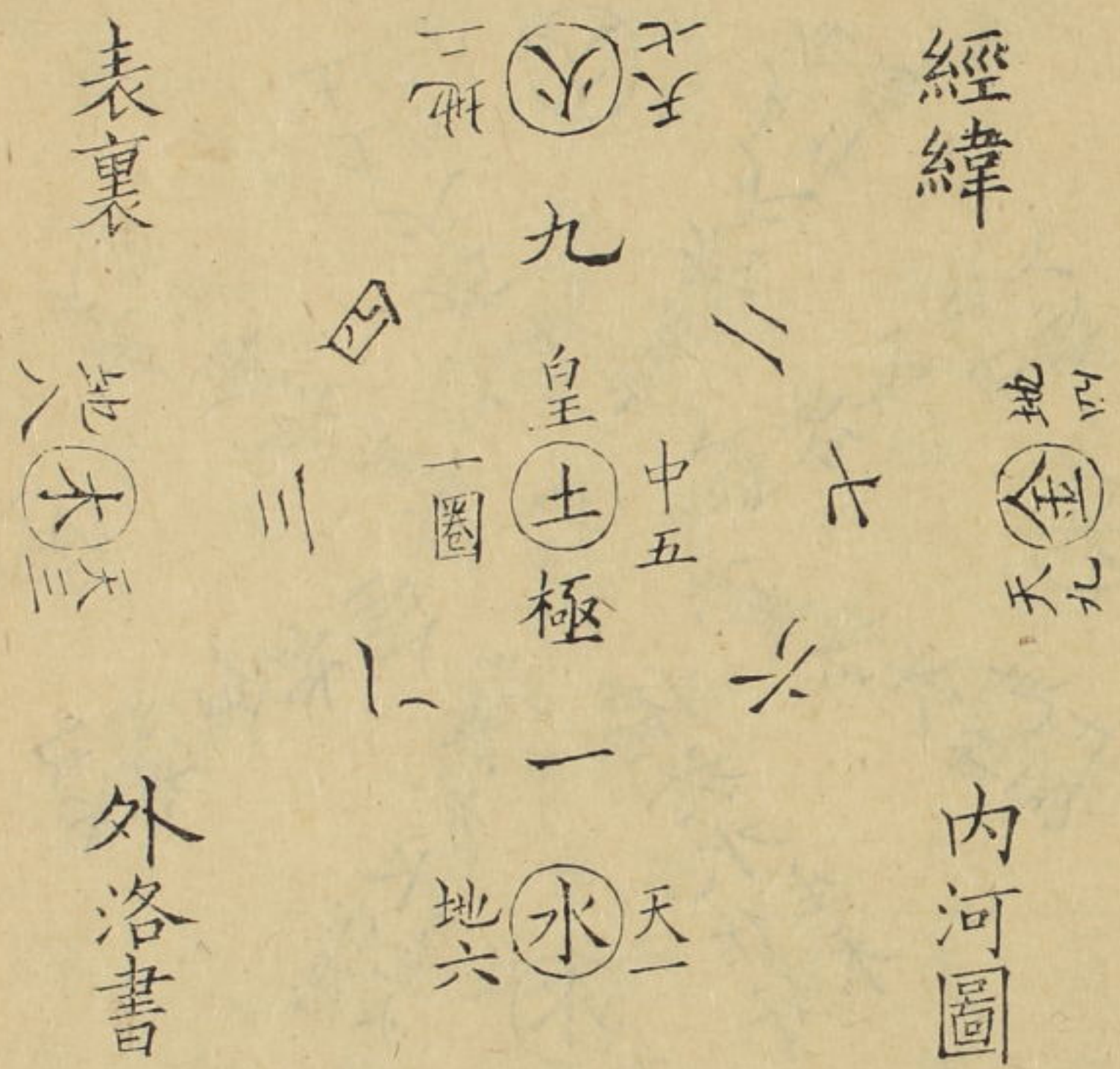
通志堂

九道之圖



陽曆秋入陰曆月行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春入陰曆秋入陽曆月行黑道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衝之宿亦如之四序離為八節至陰陽之所交皆與黃道相會故月行有九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

圖書五建皇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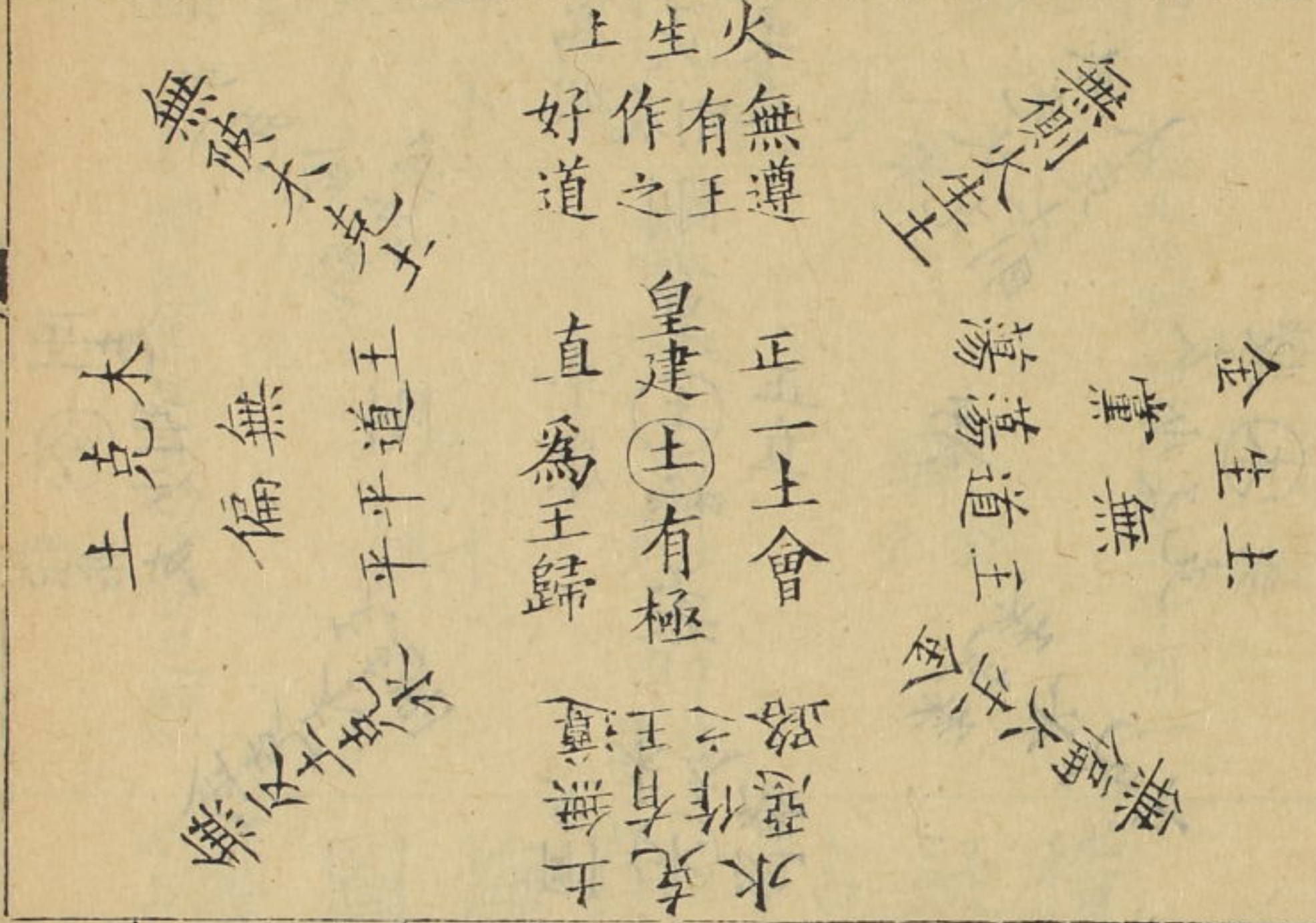
圖書之數皆五居中土五中一圖大中正無偏無倚為理數之原出於天定於聖人惟天人合德之君體之以建立皇極為天下之標準一本之圖書中正之理故虛中五為易之太極實中五為範之皇極曰建者建立中五之土以為用也故一土為王正所謂圖書相經緯易範相表裏也

皇極數言五行偏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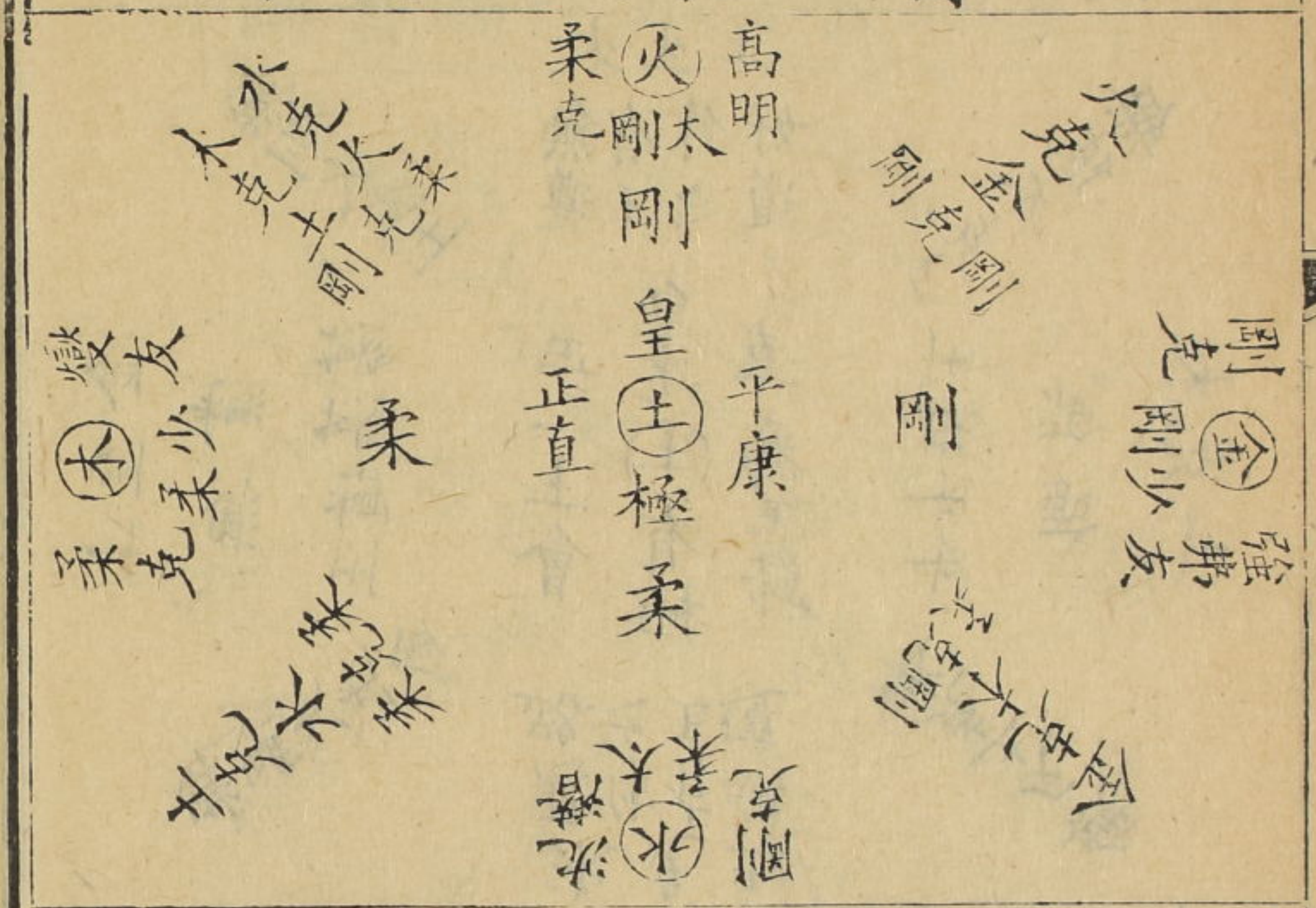
好者相生 偏私於己
 惡者相克 黨私於人
 木好水惡 金黨火反土
 火好木惡 水黨土反金
 土好火惡 木黨金反水
 金好土惡 火黨水反木
 水好金惡 土黨木反火
 偏者不中 反則不正
 破者不正 側則不直

皇極數言會歸之圖



五行之	氣在天	成象其	理為易	之太極	五行之	質在地	成形其	理為範	之皇極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少陰	少陽

五行用德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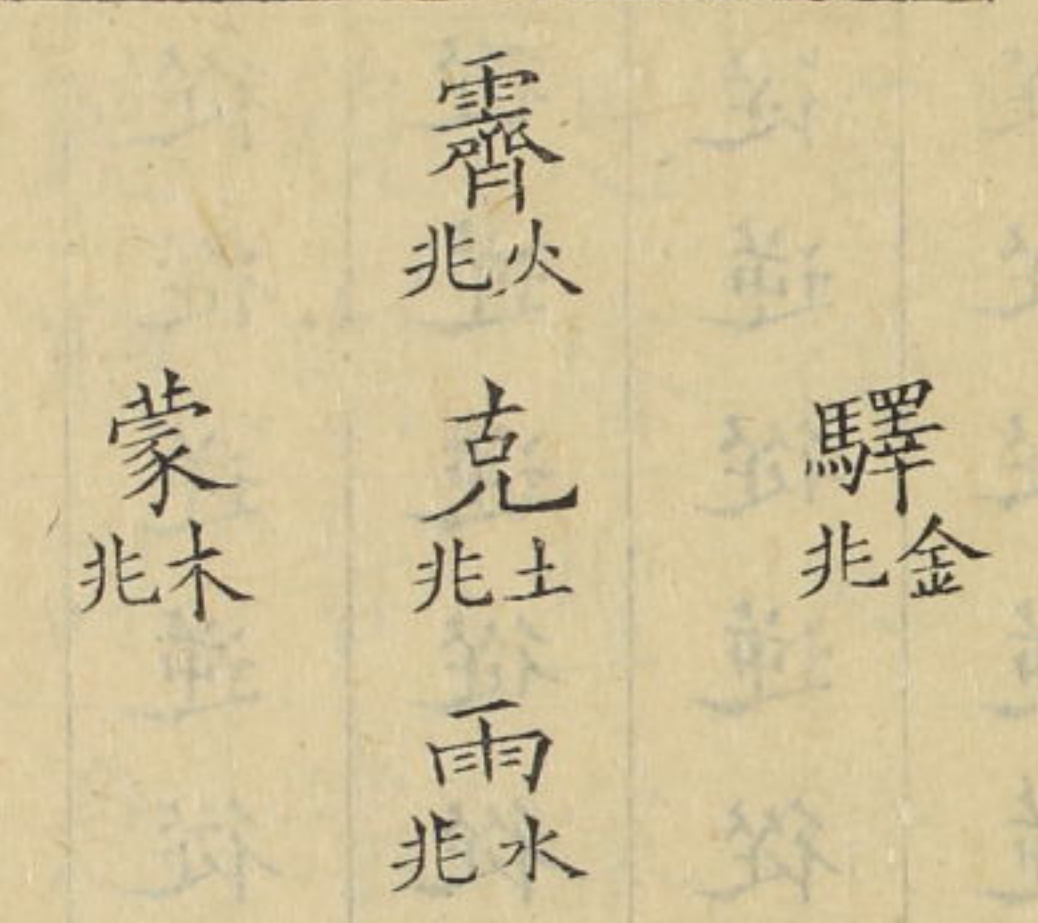
習俗之偏		氣質之偏	
沈潛剛	刑亂國用重典	沈潛剛	愚者不及知
強弟克	刑平國用中典	高明克	賢者行之過
平康正直		變友柔	中庸之德為至
高明克		高明克	不肖者不及行
變友柔		高明克	智者知之過

稽疑五卜明五行圖

灼龜曰卜

百體色黑折方功義弓之類

經兆之體百有二十頌千有二



稽疑二貞悔圖

撰著曰占

河圖數一合中五為六二合五為七三合五為八四合五為九一三四皆合於七九八六六老陰八少陰九老陽七少陽陽主進故用九不用七陰主退故用六不用八十有八變成卦凡遇爻七八不變為貞九六變為悔占二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占即筮也

稽疑衍忒圖					大同吉吉內吉靜吉
龜從從從從逆	鄉士從從逆逆從	心從逆逆從從	庶從逆從逆從	筮從從從逆逆	大吉 外凶作凶
攸好德反為惡 自暴自棄	壽反為短折	極康寧 身反為疾身憂心	圖富反為貧	考終命反為凶 不得其死	人稟天之五行 五事之修皇極之定

範疇配五行總圖

五行五事	水貌恭肅狂雨司空師智星辰雨	火言從又僭暘祀賓禮日霽	土思睿聖蒙風皇極信曆數克	木視明哲豫燠食司徒仁歲蒙	金聽聰謀急寒貨司寇義月驛	五行五事
休徵咎徵庶徵	八政	帝附	九紀	一五	時若恒若	一土為王故皇極屬土

朱子曰洪範乃五行之書皆以類配今總為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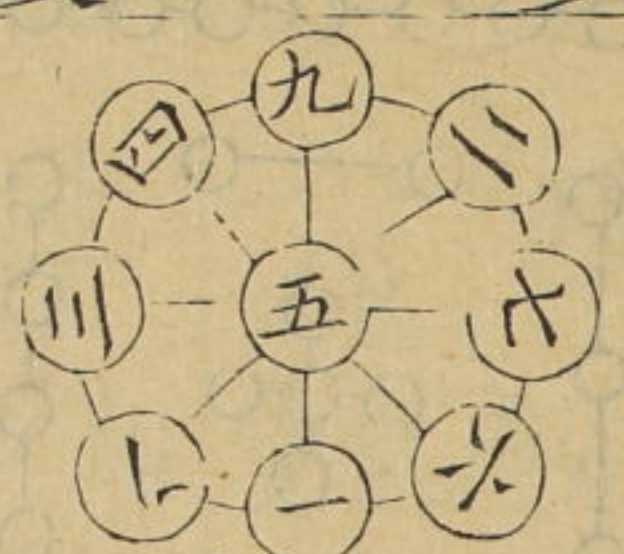
範疇綱目合圖書數

疇之綱九數合	初一次	次三	次五	次六	次八	河圖數四十五
疇之目十數合	五行五	八政八	皇極一	稽疑七	次九	洛書數五十五
	五事五	五紀五	三德三	庶徵十	五福五	
				六極六		

疇之綱四十有五合河圖之數其目五十有五合洛書之數總為一百衍圖書之中五各極而至十為五十又虛書之中五實圖之中五亦合五十而總之為一百數自然而合

河圖九數

參三以變



參伍以變

伍五以變

互見前河圖先天二圖

斜三其異
橫三其異
縱三其異

正一三七九奇
偏二四六八偶

錯綜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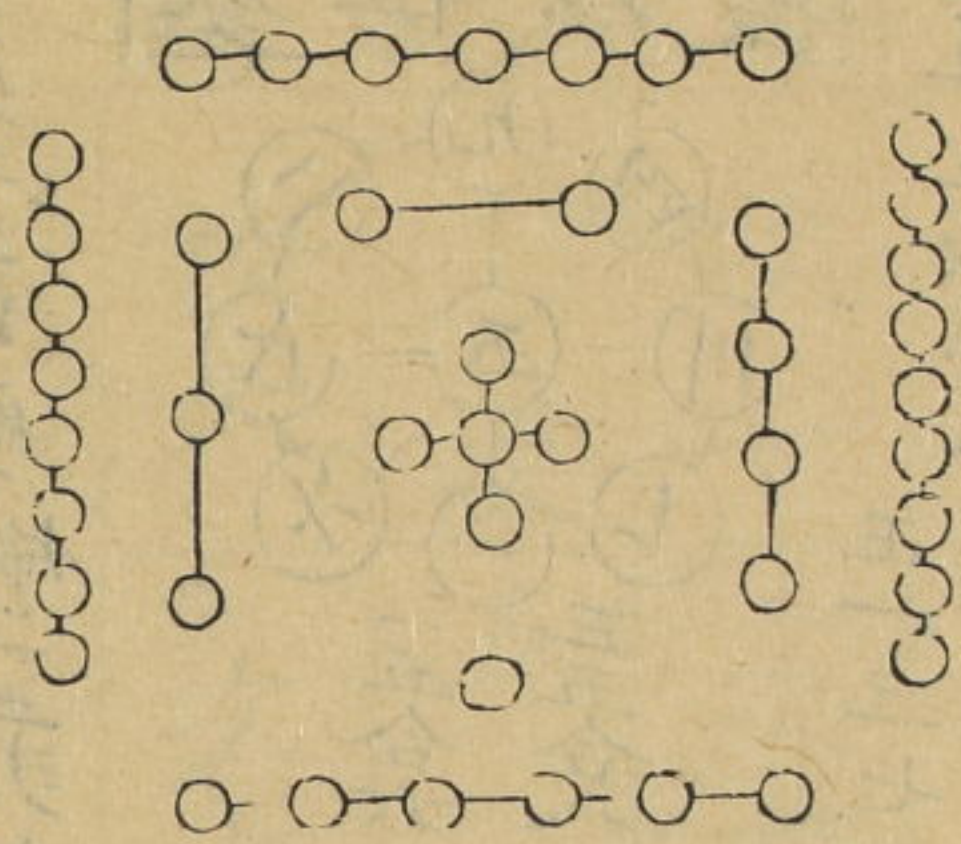
交為錯

一二三四
九八七六
數之綜
結為綜

夾深鄭氏曰河圖以五為至縱橫皆十五數總四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此河圖之註釋也陽少陰也九六亦十五老陽老陰也縱橫合於七八九六為著之用者此也劉長民亦以此節專言河圖數

洛書十數

六九五
七八十五
二四合十



互見前得合變化圖

中五	上二點地三之象下二點天一之象	此朱子之說
中五	中一點天五之象	
中十	左二點天一之象右二點地四之象	
中十	南二點地三之象北二點天一之象	此徐氏之說
中十	東三點天三之象西四點地四之象	
一與五合為六六為	水	
二與五合為七二為	火	即易繫辭所謂
三與五合為八三為	木	天地之數五十
四與五合為九四為	金	有五
五與五合為十五為	土	
	朱漢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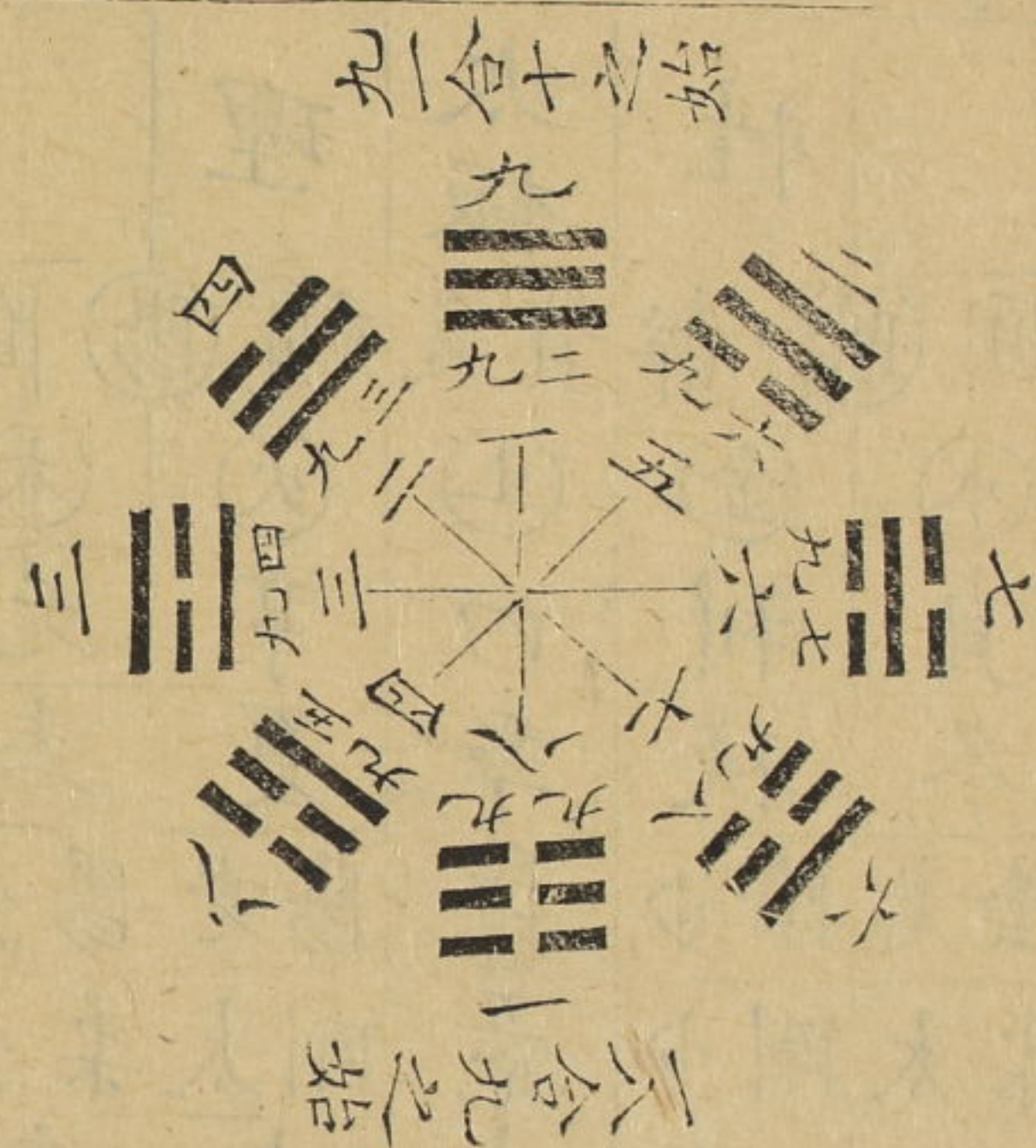
二氣五行配屬圖

二氣	五行	配屬	行	太極	性	圖
健	陽	動	理	氣	靜	
木	元	春	少	陽	柔	東
火	亨	夏	老	陽	剛	南
土	四	季	陰	陽	互宅	中
金	利	秋	少	陰	剛	西
水	貞	冬	老	陰	柔	北
甲	寅	卯	乙	辰	戌	巳
角	青	酸	仁	徵	赤	苦
宮	黃	甘	信	商	白	辛
羽	黑	鹹	智	癸	壬	子

凡屬五行理氣配為一圖以見五行之統敘

圖之九九合數卦圖

此圖見九數之極圓妙其為河圖之數



明矣若十數則方而於百千萬而不玄

乾為九陽數二九一十八則乾
 一對坤八三九二十七則兌二
 對艮七四九三十六則離三對
 坎六五九四十五則震四對巽
 五六九五四則巽五對震四
 七九六十三則坎六對離三八
 九七十二則艮七對兌二九九
 八十一則坤八對乾一可見九
 數之圓妙如此河圖戴九履一
 合一先天乾一坤八合九左三
 右七合十離三坎六合九二肩
 八足合十震四巽五合九四肩
 六足合十兌二艮七合九五合
 五則十交而千中十藏於五也

定正洪範集說

會稽胡一中纂述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
 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洪範大法也商以年為祀十有三祀武王克商之年也箕子為紂
 所囚武王釋之昔大禹敘九章為治天下之大法惟箕子得其傳
 武王訪而問之乃言者重其問也嗚呼歎辭歎而啓之也天道不
 言默定下民輔相保合其居止我不知天彝人倫之所敘其故何

歟所以發箕子洪範之蘊也箕子亦重其答而乃言曰昔鯀之治水不順水道而堙塞之由其不知五行之理而汨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以九疇之大法畀之舜倫之道所以數敗猶言天奪之鑒而殛死於羽山非舜殛之乃天怒之也禹嗣其業以興能順五行之理以平水土天乃錫以九疇之大法故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非舜倫之攸敘乎猶言天誘其衷也夫天者指理而言帝即理之主宰也蓋箕子因武王舜倫之問知其欲傳受洪範之道遂答以禹傳洪範之原而言汨天道之五行則人道之舜倫數順天道之五行則人道之舜倫敘為行之順汨舜倫之敘數此一篇之大旨也所謂天錫者豈果諄諄然命之哉亦言理之順乎天正如天乃錫王勇智云爾漢儒乃傳會神龜負書出洛而禹作範殊不知河圖洛書皆出於上古伏羲以前之世易大傳明言聖人則之以作易兼二者而用之者也禹得河洛之數順五行之理以治水土因而行之為治天下之大法如天錫予之欲武王之敬其事而毋忽也此雖殷人尚鬼之義而箕子之意亦豈若漢儒之神其說哉此史官述問答之辭以敘洪範授受之原而冠之禹經箕傳之首云蘇氏曰箕子不臣周易為武王陳洪範也蓋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之人矣故為箕子之道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蔡氏曰史記載武王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

箕國名子爵也朝鮮東夷之國今之高句麗也

初一日五行

初一日者河圖履一之數也天地生成自茲而始故曰初數之始則一也始於一總於五究於九盈於十為河圖十為洛書自初一至次九法河圖也自五行至六極法洛書也圖書之數皆以五中而天之生數五地之成數亦五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故曰行五行何以不言用自一至五生數也而未及成數猶乾坤二氣為易之蘊則五行者其範之蘊也五行成列而九類行乎其中蓋以理而言則本於太極以氣而言則本於陰陽故理為五行之體而氣為五行之用初一之五行兼體用而言者也蓋體於九類而不可遺故不言用而皆五行之用也皇極且為五行之用況餘疇乎故朱子曰洪範乃五行之書看得都是以類配

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二者河圖未易位之二數也見圖新安陳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五事盡性以踐形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其形矣內外交盡敬以夾持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外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

職內致操存之力則天君從今一敬之功無滲漏矣朱子曰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三者河圖左三之文也先儒訓農為厚案說文無厚之訓魯齋王氏曰八政之用言農者蓋非農為食之本則八疇皆廢矣故謂八政皆農之用也蒙謂先食次貨者農末相資也祀之報祈司空之水土司徒之教養司寇之禦侮賓之燕享師之兵食皆資農以為用分田制祿實王政之本民食之重自古而然祿以代耕量入為出皆農之用訓之以厚疎矣五事修於身然後用人以立政故八政次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四者河圖肩四之文也協者合天之道也新安陳氏曰歲至曆數如網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也故曰紀蒙謂官政既立人時為先即堯舜欽天之意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故皇極建於中五自一至四而五中自九至六而五亦中先之以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以立皇極之體後之以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以行皇極之用故曰建用皆五行之用也皇極者九疇之本而五行者又皇極之本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六者河圖足六之文也又治也三德之用以治五行之正偏乃皇極之常變經權也數言所謂無偏無陂會極歸極之訓非三德何以又之故次皇極焉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七者河圖右七之文也草廬吳先生曰明謂決疑也稽古作叶考也考之卜筮也事雖應變無方有疑事而非人謀所能決者必須謀之鬼神焉故以稽疑次於三德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八者河圖未易位之八數也吳先生曰念謂反身思省也庶眾徵驗也雖聽命於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驗吾身之失得於天故

徵知陵切舊讀作證非

庶徵次之蒙案庶徵不言數其用有十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音向舊讀享非

次九者河圖戴九之文也吳先生曰嚮者慕之而欲其有威者畏之而欲無其林氏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於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於五福矣福雖天之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失其序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於六極亦造命者畏而避之也朱子曰休咎徵於天則福極加於人福極者通天下之人民而言也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夫桀紂之極也蒙謂福極者五行順汨之明效皇極建不建之大驗彝倫之敘歟於是乎著而定矣故為九疇之終焉

右九疇之經

自初一至次九法河圖之九數為體疇之綱也自五行至六極法洛書之十數為用疇之目也五行者天地生歲之始天道也五事者人受五行之氣於天人道也八政者以人道治天道五紀者以天道驗人道皇極之體所以立也

三德者君治五行之理於人人道也稽疑者以天道治人道庶徵者以人道驗天道皇極之用所以行也皇極居中天人合德人君以一身為天下之標準疇之本也福極居終天人之定人君以一心為天下之權衡疇之效也蓋大法之綱目本於圖書無不體五行以為之用者也孔氏謂此以上禹所第敘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蒙謂如一五行以下凡一曰水之類苟非大禹所授則箕子何所述以為傳哉九章皆分經傳之別則其義自明矣曰疇者猶九井之田疇有疆界也通作儔其儔各以類配故又曰九類其書煥乎有章故又謂之九章云魯齋王先生曰洪範之經六十五字謹嚴精密所以為聖人之格言朱子曰初一次二讀也不讀則不見聖人法象之義蒙謂直當為句以正河圖之文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一即河圖履一之數為綱一二三四五即洛書生數之文為目下八疇皆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以生數敘而未及成數而成數在其中矣故本疇但取生數而經不言用傳之所衍則成數也而九疇無非五行之用

右疇首章之經

天道也蓋大禹所授之本文箕子述而陳之以作傳而告武王者也下八章倣此此正所謂疇之章亦禹之經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木少剛為金柔中之柔水也故潤而又下剛中之剛火也故炎而又上柔中之剛木也故曲而又直剛中之柔金也故從而又革惟土也得水則柔得火則剛木得而柔金得而剛無正位無成性無專氣順四行之性以為德萬物莫不生於土而其生之功莫大於稼穡土得水而稼生得火而穡成稼者木之生穡者金之成也五行生成之氣備於稼穡土之德於是乎最盛故不曰曰而曰爰蘇氏謂皆言其德蒙謂剛柔乃其氣之性而此皆言其質之德歟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柯山夏氏曰五味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至于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也火之始然未嘗苦也炎炎不

已焦灼既成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也木金土皆然蒙謂草木之初生未酸至成實乃酸雖甘者至乾壞亦酸金之初鑛未辛至成屑液乃辛本草於金銀屑皆曰味辛而於鑛不言味土於稼穡至成粒食乃知其甘此皆推其氣之本性也不言聲色而獨言味以其切於民用也此醫家本草之原歟

右傳釋五行

言天道而為人道之用也蓋箕子因禹之疇以立言先陳其質之德而次推其氣之味凡言曰者自然之理作者修為之效下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二即圖之綱一之五即書之目勉齋黃氏曰以造化生人之初驗之自然胞含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合以成形若造化之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乃能有聲氣為之爾若造化之火也水陰而火陽貌屬陰而言屬陽也至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形質已全如人身耳目既具而能視能聽也木陽而金陰則視亦陽聽亦陰也陳氏曰五事以思為主猶五行之土居中央心亦虛

中而居中者蒙謂圖書中五之數亦猶人之有心也

右疇二章之經

人道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吳先生曰恭容莊而謹也從辭順而達也明所見昭徹聰所聞審諦審通於幽微貌莊謹則其心齊一而不二故作肅言順達則其心理治而不亂故作乂視昭徹則其心之知識了悟而不眩故作哲聽審諦則其心之計慮精當而不苟故作謀思通於幽微則其心可馴致於無所不通故作聖陳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貌言視聽思物也恭從明聰睿則也朱子曰此學問之極功盡性踐形之事也王先生曰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事而全主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用其事者鮮矣夫敬者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為此心之存此心敬則卓然為一心之主而四肢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道之大原修身之大本也故經

曰敬用五事蒙謂五事必本於思猶五行之必本於土也

右傳釋敬用五事

人道而有關於庶徵 天道以見彝倫之敘敦係五行之順汨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氏曰八政以緩急為次蔡氏曰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所以養生祭祀所以報本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所以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焉蒙謂此夏商之官制也本於唐虞而周人因之以立六典之政焉以五行配之則皇極配土為主而八政配木金火水為臣五行五事皆順而生此以下則逆而克蓋取其成也食配木屬仁貨配金屬義祀配火屬禮司空配水屬智司徒配木屬仁司寇配金屬義賓配火屬禮師配水屬智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皇極之土運用其中而為之制以明無土則四時不行無皇極

則四時何以運歟六典亦以天地
四時立官則皇極之為土明矣

右疇三章之經

人道也經曰農用八政政有關於農也故五紀之人時皆
農之用八政之所協和者也箕子之傳兼於五紀其用深
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曆數

吳先生曰歲自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弱日行月一
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四時為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
朔凡二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月之大
小是為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出歷十二辰日緯地一匝
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為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眾經
星辰謂大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為十二次觀象測候以
驗天之體也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算

以步天之周也是為曆數之紀王先生曰此二典義和之職也蒙
謂四時十干十二支二十八宿十二次凡曆皆取五行順生一數
五紀則以逆克為配歲星木德配木月金德配金日火德配火
星辰水德配水曆數猶土之無不該故配土與八政之序同

右疇四章之經

天道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者箕子之辭變上傳之文故曰以起端也王以一土為文皇極
之君也卿士師尹即八政之官也王之省者有係乎一歲卿士所
省有係乎一月師尹所省有係乎一日不言省者省文也以歲統
月以月統日職尊者所理大而要職卑者所理小而詳言八政之
省不省有關
於五紀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
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

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言三紀之序有關於政也歲月日之五行皆協時而不易其序則農以時作事而百穀成食用足則司空之治明於民矣司徒之教章於士矣司寇之禁平康於家矣非五行之順而彝倫敘乎日月歲之五行不協時而易其序則農失其時百穀不成而食用不足則司空之治昏矣司徒之教微矣司寇之禁用不寧於家矣非五行之汨而彝倫斁乎時之無易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時之既易言日月歲者著於小也言雖小而不可一日易也其月令春行夏令之類乎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言星辰曆數之紀有關於政也庶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星宿各有所好如箕星則好風畢星則好雨民之所好猶星也日之行冬至道極南度極盛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北度極縮夏至後漸南漸盈月之行春從赤道夏從赤道秋從赤道冬從赤道青朱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從箕度則風畢度則雨以曆數推算可知蔡氏曰民不言省者以月之從星見所以從民之欲何

如耳夫生民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之欲得其所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辰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可見爾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

二章同傳者以見人道有關於天天道有係於人五行順則彝倫敘矣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河圖洛書之中五其中一圜大中至正無偏無倚即太極之理道之大原也出於天定於聖人以立人極而謂之皇極皇者天命之爲天下之君王也極者人歸之爲天下之標準也皇極居中五而定于一故不言數復繼之曰皇建其有極示人君當以一身建立其有極則天下之心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豈非即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立人極歟下文乃敷言而贊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此皇極之敷言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即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也吳先生曰陂舊作頗義古音叶義平叶便偏謂不正頗謂不平遵循也義者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不容以私意作為考工記云千夫有道萬夫有路言道路互辭取韻叶爾道路即義之可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人也正謂不偏其中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導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於極也蒙謂土居圖書之中數故皇極之建主於土之大中至正少偏則不中矣少陂則不正矣夫生土者火土生者金偏於作好則不得其正克土者木土克者水黨於作惡則不得其直矣反則邪而不正則則枉而不直中土之德正直而無偏黨則皇極至中之大本立矣水火木金和順而無反側則皇極至正之達道行矣義正路也道大路也遵王之路而會于皇之極則普天率土平平蕩蕩皆由正直而歸于皇之極矣五行之順彝倫之敘此其本歟即中庸聖賢傳授之心法亦大學

絜矩之道也

右疇五章之經

天人之道合德也河圖九數之中五居之洛書五十之中土居之極居中以立天之理君居中以立人之極天非君則極何所會人非君則極何所歸故惟天人合德之君乃能建其有極也王先生曰自皇極皇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為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咏意思深長宜為皇極之經先儒亦謂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此下傳文皆叶韻語以贊此章之義孔子叶韻語以贊周易其本於此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訓疑當作倫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王先生曰自曰以下指上文為皇極之敷言始為箕子之語此當為皇極傳曰天子指皇極之位而言也吳先生曰言叶于斤切訓叶平聲行叶音杭蒙謂上訓字當作倫字之誤此正箕子答武王彝倫之問故因贊皇極之敷言而指此極之理即五常之秉彝五品之人倫所以敘也朱子謂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莫能加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莫能尚蓋極之理出乎天所敷之言純乎天非君之訓乃天之訓王先生謂上曰皇極之敷言告其君是也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均此彝倫之道庶民能受極之訓遵極之行皆王直而無偏黨斯能會歸于極而近道德之光華矣俾庶民咸曰君者天之子而作我民之父母故能一天下之士以為天下之王曰父母者親之之意曰王者尊之之意王先生謂下曰極之敷言告其民是也張子西銘之意其本於此乎武王元后作民父母之誓已知之矣豈果不知彝倫之攸敘哉特以發箕子之所蘊云耳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保極

吳先生叶念音狃蒙謂保亦當與受叶補苟切此皆告其君也庶民在下之民則無有浸淫為惡之朋類人在官之人則無有阿比循私之邪德皆欲其好惡之無偏無黨也惟君之德有以為之標準而然爾有猷謂智而能謀有為謂勇而敢為有守謂操持不變皆庶民之遵義遵道遵路者也君心常念之而不忘其有雖木合於王道而亦未陷於罪戾者君心亦當容之而勿責蓋君無偏於好惡則民皆于君之極而昇君長保此極矣此彝倫之所以敘也稱武王為汝者箕子示非臣之意也歟

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吳先生叶明音芒行音杭蒙謂皇亦與當叶羞進也瑩獨庶民之至微者高明有位之尊顯者各指上下貴賤之極者而言民雖至微當勸勉其為善而無虐之位雖尊顯當懲戒其為惡而使畏之凡人之有智於能者有勇於為者皆缺進於善行而用之則國家賴之以昌盛矣蓋為君之好惡每以貴賤上下之分而有偏黨故失其中正鈞是人也此其惟在君之作標準以會其有極則天下之人皆歸其有極矣治民用人之道盡此數語為君者其毋忽

右傳釋建用皇極

圖書中五之一圖大中至正皇極之所以建也惟天人合德之君乃克建其有極大禹歌敷言以宣颺之箕子贊敷言以推明之深言皇極之建至為中正無有一毫之偏黨頗側少有偏則好惡不得其中正而極不能保矣故傳首言敷言乃天之訓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莫非此彝倫也為君者其可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次言庶民是訓是行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亦莫非此彝倫也為民者其可須臾離此極而不尊君親上哉次言民之有偏黨與官之有偏黨亦在乎君之標準爾庶民之善者念之未善者容之則民知所勸矣又申言夫貴賤不可有所偏惟其善者勸之不善者懲之而已蓋天道以五行之理賦於人而為性五常五倫之所以敘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也人君建極於中五之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天地之化育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皇極中庸之理豈非即堯舜執中之道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蔡氏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林氏曰三德所以臨機制變為皇極之用而權其輕重不剛不柔正直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柔克謂柔勝剛又用之則得其宜矣唐氏曰以三德行權則威福不可下移陳氏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

右疇六章之經

人道也正直常也經也
剛克柔克變也權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蔡氏曰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也彊弗友強梗弗順者也變友和柔委順者也沈潛深沈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也強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

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蒙謂平康正直如土德居中無所偏黨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強弗友剛克如火之克金變友柔克如木之克土沈潛剛克如土之克水高明柔克如水之克火以習俗之偏而言則如湯之伐桀武王之伐受皆以剛而克周官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如禹之征苗周公之誅三監皆以柔而克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此則治之以兵刑焉或寬或猛因其習俗而濟其偏以適乎中爾以氣稟之偏而言則強弗友者賢之過於行變友者不肖之不及行沈潛者愚之不及知高明者智之過於知也孔子謂中庸之為德民鮮久矣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此則治之以德教焉或進或退因其氣質而揀其偏以適乎中爾蓋中和正直之用苟非聖人政教之權衡其何以會歸乎皇之有極哉

右傳釋又用三德

又治五行好惡之用德以立皇極中正之體三德所以次六而正皇極之偏彝倫之所以敘而弗斁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騾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稽疑者事有所疑則考之卜筮以決之灼龜曰卜揲著曰筮龜為甲蟲之長歲久則靈著生其上百年一本一莖易大傳曰所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決嫌疑定猶豫非細故也必得其人則誠故擇之必定其職則專故建立之而後乃可命之也著龜者至公無私之物而卜筮當擇至公無私之人卜以明火熱柴灼龜成兆筮以著草四十九莖分掛揲扚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曰雨者如雨其兆為水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騾者落騾不屬為金克者交錯有勝之意為土此卜龜也兆有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者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亦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者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此占著法也凡七者合卜筮而用也卜之變雖五而經兆之體百有十其頌千有二百體色黑折方功義弓之類也占之變雖二而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一變為八八變為六十四其變無窮也先儒以衍忒二字為未詳蒙謂其文簡嚴乃禹之經言推衍人事之差忒也下之傳文皆引此二字之義伸之合人謀鬼謀推衍差忒以定其吉凶而已

右疇七章之經

以天道治人道也乃一部周易而龜之卜兆又易所不言而此兼備焉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作卜筮三人如金勝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則是卜筮各立三人矣當以三人為句占為讀三人同卜筮而占從二人之言蓋善鈞從眾之意所謂衍忒也聖人審於卜筮至精下文龜從筮逆而外吉內凶非忒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即大舜命禹之意曰朕志先定謀及乃心也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民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謀及卜筮也蓋官占惟先蔽志然後昆命于元龜豈以卜筮為先哉惟其有大疑而後謀之鬼神以決之夫疑者心之未決也決之人而人不疑夫何疑哉惟其心之疑也決之人而人不決乃謂之大疑於是謀及卜筮而決之鬼神以定其吉凶焉豈非大禹受之大舜而發於範疇以告凡為君者歟苟有疑焉而不能決則皇不極矣民惡乎從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安彊健也逢吉者子孫逢之皆吉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配於龜筮故為大同之吉人心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踰於人故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皆以龜筮為主人雖不盡從不害其吉若龜筮逆則凶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君謀配於龜筮亦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庶民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謂祭祀冠昏外謂師旅征伐朱子曰此條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配合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內事外事皆不作朱子曰此條龜筮皆逆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凶矣張氏曰決疑主於著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從而卿士庶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庶民雖逆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民心與龜筮同也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三逆從之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皆已從卿士庶民或別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之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懷居而不欲遷何妨於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成王既不知周公民又不靖反曰艱大惟在朝大臣與二公及卜筮從故亦吉也聖人假至公無私之物以寓吾之誠惟龜筮皆從庶足以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心尚有未盡也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汝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違則是於理必有未盡

人己雖從終未免於人為靜不為則吉動則凶矣此義精微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自有不然者董氏鼎曰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為而人不悅有人所欲為而已未從亦有己與人皆疑其不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為可者是皆當於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而龜筮無私筮猶出於人而龜純乎天矣故稽疑一疇尤以龜為重而求之天然必皇極建三德又有疑而後盡人謀以斷之卜筮豈大事不定而惟卜筮之拘雖吉何補哉稽疑在皇極三德之終不可驟語也

右傳釋明用稽疑

殷人尚鬼而箕子必先謀及乃心未嘗專事鬼也且易之為書為卜筮設大傳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言天地賴聖人而參贊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明而謀之於人幽而謀之鬼神不自謀以為能故百姓皆與其能即行志之意也苟不決之人已而但決之鬼神惑之甚也曰明用者以其不惑於從違之理所以決五行之順汨與彝倫之敘數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徵驗也所驗有十故謂之庶徵而不言數雨屬木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與五事之配五行者相符條理不紊下文既曰五

者咸備而先儒牽於曰時二字而有六焉由其不明經傳之分故也今以曰時二字分於傳文則自明矣微有十者用洛書之盈數以終五事之應也

右疇八章之經

以天道驗人道也庶微居八與二五事相應者著河圖二八之互用也明矣見前圖註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者明箕子之言也時是也與敘時五福之時同是五者之來備而無缺又各應其節序而無愆則生意蕃盛豐茂矣曰庶草以物之尤微者言可見萬物遂百穀成舉輕以明重以驗五行之順所謂微之休也極備謂甚有而太過極無謂甚無而不及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一於有而太過也恒雨則無暘恒燠則無雨恒風則無寒恒寒則無燠或恒於無風一於無而不及也凶謂饑饉菑沴皆由此起極備則多亦凶極無則少亦凶舉重以見輕以驗五行之汨所謂微之咎也朱子曰舊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徵

為時各微為恒不應獨舉休徵日方目庶微何得遽言休邪蓋以不分經傳故爾今但分為傳文以時為是自明矣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朱子曰肅恭莊也有滋潤之意而時雨順應之乂整治也有開明之意而時暘順應之哲則昭融而有和暖意其順應為時燠謀則藏密而有凝沍意其順應為時寒聖則通明而有爽快意而時風順應之焉又曰或以若為似作譬喻說於義不可又曰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靜故陰類應乂哲聖發見而動故陽類應之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陳氏大猷曰肅之反為狂狂則蕩故恒雨若乂之反為僭僭則亢故恒暘若哲之反為豫豫則懈緩故恒燠若謀之反為急急則縮乘故恒寒若聖之反為蒙蒙則冥而無思以濟四者之惡故恒風若又曰天地之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

燠年理之常也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聖賢之所守數非聖賢之所泥然堯湯雖不能無水旱之變而卒消水旱之災蓋或然之數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能回天地之造化也西山蔡氏曰君即五者之應以察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無不應矣鯀堙洪水水失其性爾而五行爲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而事爲之說驗於往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又以福極強配五行而弱配皇之不極非鑿歟故復齋董氏謂將以防君之失適以啓君之惑耳

右傳釋念用庶徵

念用者言人君當常恐懼脩省而念念不忘也五者來備以序非自天也君之休徵也極備極無非自天也君之咎徵也故朱子說中庸曰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氣有不中不和君當自省念曰吾之咎歟必去其咎而反其休休咎之分起於君一念之微故經曰念用庶徵可不慎哉豈非五行之順在君念乎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朱子曰五福以人之所好爲先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惡死也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形康心寧安之至也壽富康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微菴程氏曰壽富康寧考終命全五行之氣攸好德全五行之理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朱子曰六極以人之所惡者爲先吳先生曰不得其死曰凶考終命之反也不永曰短中絕曰折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陷於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惡與弱好德之反也王氏炎曰惡者小人之剛而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而自棄者也

右疇九章之經

天人之定也五事中節則五行之氣和而休徵應五福自然嚮之五事失節則五行之氣乖而咎徵應六極自然威之五福嚮則彝倫敘六極威則彝倫斁皆由五行之順與汨也故曰君相造命者也天人之道至此定矣福極所以居九疇之終也皇極其正直之極六極其偏黨之極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脩五事以斂聚此五福而廣布於天下之庶民斂五福則六極無自而致矣故不言六極苟反是則六極矣朱子曰不知如何斂又如何錫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而已斂者是盡得此五事敷錫者是使民亦盡得此五事便是五福

惟時厥庶民而康而色

吳先生曰色當作寧字之誤也

曰予攸好德

汝則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

承上文言君斂五福以敷錫于民是庶民皆身康心寧自言予所好者德汝則自然錫之以福矣非家數而人錫之也正人謂正長之官穀者善也好者自愛重也家謂有家者凡正長之官汝當厚祿而使之富足方能為善汝若不先祿之使富彼且不自愛重于其有家無所顧藉則是人將陷于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以福而彼所作爲無非汝使之有咎矣況可與之以福乎言不但民之康寧好德爲君與之福而正人之富而好德亦君所與之福也正人之有德有罪皆係乎君之五事脩悖與皇極之建不建五行之順與彝倫之敘斁福豈君之可私哉言正人則大臣庶民亦在其中矣陳氏大猷曰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者好德則必得其壽爲世考老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怨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於考終命又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全歸者豈非君之錫福必本於好德也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辟者君也福者五福人之所好者也威即六極人之所畏者也皆在乎君之脩為孟子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是也蔡氏曰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之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之不可上僭彝倫之所以敘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民謂庶民也大臣有君之權享君之奉僭亂之臣也則是君不能制其臣而臣仇其君矣必君臣俱敗害于其臣之家而凶于其君之國如羿與三桓之徒是也小臣之有位者用之則側頗僻矣不安分而黨偏反側如澆與陽虎之徒是也下民用之則為僭忒而踰越其常分如後世石崇之徒是也新安陳氏曰大臣僭天子則邦君大夫小臣庶民皆倣倣而陵替無一安其分者矣非彝倫之數歟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為天之中數六為地之中數或曰五福六極何以不配五行曰凡言用者皆五行之用也夫堯舜稟五行之純故

必得五福之全而順嚮之桀紂稟五行之駁故必得六極之全而無所忌憚得五行之純則五事脩而休徵應民亦嚮用其福焉得五行之駁則五事乖而咎徵應民亦威用其極焉是故堯舜興則民好善桀紂興則民好暴禍福無不自已求之匹夫且然況君與大臣乎韓文公言李虛中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生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百不失一二星官曆算莫能與其校得失即世之術三命五星者莫非五行之用也小道必有可觀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爾夫豈泥於五行之一定哉亦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而已也雖然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五行之理非知命者孰能識之或曰顏子貧而天盜跖富而壽何也曰此乃天之所未定而稟五行之偏者也流芳遺臭則天定矣在乎五事之脩悖五行之順汨而天理以定焉楚執解揚揚曰卜臣獲考死又何求蓋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如比干之死諫狼蹕之死戰皆考終也孟子有言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非天定乎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何也夫自天子至於庶人福皆可使慕而嚮極皆可使畏而遠苟皆慕貴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欲賤者安其賤如此顧氏臨口不言貴

賤雖以嚴分然貴者未必為福賤者未必為極故桀紂貴為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蒙謂有天子之貴有人爵之貴五福皆天所予而非人之所能為也攸好德則脩天爵而人爵從之苟棄天爵而不脩則雖貴亦賤矣貴賤在我而不在天此福極之所以不言貴賤而貴賤在攸好德與惡弱之中矣故傳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則知貴賤在人之好德與否豈以自外至者為貴賤哉在乎人之自貴自賤爾然則福極在乎天賦五行之氣稟可以數而定而其理之稟于天而在我者即彝倫也烏可諉於數之已定哉苟九疇於福極而言貴賤則人徒知人爵之為而不知天爵之良貴矣以是知君相之造命不在於五行之定數而在於人道好德之脩悖與彝倫之敘數凡人之貴賤皆然則不言貴賤而貴賤在其中聖賢之意深矣

定正洪範集說

後學 成德 校訂

